魏叔子文集外篇

魏叔子文集外篇叙目

第十一卷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十一

敘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與士編次

○○門人楊晟三十敘 字御李

門人楊晟三十初度肅衣冠見于先生再拜稽首而請曰晟之年及三十矣願先生有以敘訓晟也先生曰吾年十四游吾師一水先生之門先生有盛德禧事先生猶父禧嘗語人曰吾生平人倫之樂人罕有及者蓋內以父為師以兄弟為朋友外以師為父以

朋友爲兄弟然先生虛已執謙其後雅不欲以弟子
蓄我其言至今思之皇恐汗下先生年六十而舉汝
明年舉晉晟晉皆幼慧先生均愛之稍長命以父執
之禮事我十歲命及吾門汝生而友愛有仲弟毋出
汝之母夫人助滌于中厨每分食則汝以已食私易
仲弟之食意恐毋之厚已也汝是時纔五六歲耳及
同晉就學翠微峰憐晉弱飲食則推其甘腴者灑掃
勞苦之事則代晉以執汝是時爲文輒成篇有思理
吾意晟年二十其成就當不知何如而今乃遂三十

也禮三十曰壯又十年曰彊而仕古所謂仕非如近世用帖括反掌取富貴庸庸然循資守位可以坐致公卿也大者上引其君于當道下不使匹夫匹婦有不得其所次亦廉義仁明大小克稱于職其間斷大事折疑獄抑權倖興禮教富國而强兵皆仕者所有事晟十年後其可有所自見者乎晟無其志是庸丈夫也雖老壽及耆頤亘旦暮耳有其志而自知不能則所以求其能十年之中孜孜然惟日不足不知其可至否也夫人生于天地上必求有利益于人夫則

無害于人孝弟之道最大而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聖人乃以爲士之次其首舉以告子貢者則曰行已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然則士其貴有特立之操濟變之才也審矣家庭尋常之節固不足以自安而盡也吾先生年八十即世志氣淸明唯以晟晉之能成人爲吾屬晉明年亦三十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晟與晉其日勉矣哉

謝約齋曰論旨甚大卻皆切實不浮而肫肫藹藹讀之如春風被人沁人肌骨

宋漸堂四十初度序

天下之勢將在客吾聞諸商僧云竊疑七國各王其土有互相并兼之志故縱橫游說之術行而客重今非其時也客勢將安在及遊大江南北見聞之跡漸廣乃悟向者僧所謂客非游士也方今天下太平其勢終不得不右武故將帥之權常重帥重而帥之客不得輕何則名藩巨鎮起自戎馬率以戰功拜爵擁大纛專千里百城之寄所能爲生民禍福關係天下大利大害者其氣力迭迭十百于方面之文吏而文

告奏對之詞機事之謀則不得不寄其權于客客之能不能異而帥之賢否分帥之賢否分而天下治亂之大故定余竊嘗欲求所謂客者交之而不可旦莫遇也寧國宋漸堂以文章隱于後將軍之幕府乙巳冬予客建昌因朱靜庵造其寓時天莫微雨宋君秉燭堂上衣冠而俟予于著坐定設酒饌余索飯宋君自飲盡醉則出其雜蹠言示予予讀而嘆息有賈山劉向之遺風所謂客者此其是耶靜庵曰宋君明年四十初度予不可以無作丙午二月因追敘向者相

見之意爲文歸之予（黃云以上文意已完忽然一喝）長宋君三歲早衰不敢復言天下事宋君氣盛志壯長于才古人所謂膂力方剛經營四方者舍宋君其誰歸也已（起了通篇大結構如鵰尾次起有駁文之勢非止文中掉尾而已）

門人黃之淸曰高識偉論出以英挺之筆而後半澹宕尤見大家

〇〇封禹成五十壽序

天下士之能爲人上者然後能下人學可以爲師然後可以爲賢弟子蓋弟子必有過其師之處乃能如師學問深而自知明則必思求進其上故毅然下人而不難南豐封子禹成年二十四而學成授徒里中既以明經貢于鄉門下生且百人年四十執贄四拜師事程山先生余與程山師弟並爲昆弟交禹成少先生五年立門下于今十年執禮恂恂如未成人余乃嘆人器識相遠何止倍蓰計今少年有才士稍能

執筆爲文便亢然自謂人師至其素所執經受業師若爽然不屑不得已而忝以其名者此固不當與禹成並論然聞風興起當必有以自愧程山之門黃子維緝少禹成一年甘子樾齋又少維緝一年並次第五十禮與先生爲雁行友而皆北面爲弟子蓋數君子者確然以聖賢爲可爲自知明而求進其上夫是以忘其長且賢也而後天下知文章經義之外別有所以爲師之師者弟子之義明而師道乃益尊禹成于同門年最長其德宇尤大醇其才視之若不甚敏

而性耐繁劇終日為人解紛難秩然有倫次余嘗謂禹成當為良有司禹成謝不敏余曰以子之為弟子者為臣惡乎不忠欲以子之為師為民父母惡乎不慈且義禹成今當服官政之年而惜乎其不為大夫也庚戌四月予自新城返程山禹成襆被同止促席而談者五日夜距其初度之日蓋一月而先為序以贈之

許甫草曰篤論可師文亦純粹

○○涂允臧五十壽序

新城涂大冢宰有丈子十曰宜振以孝友能文章稱大湖之東辛丑余游新城以兄事宜振其兄子允臧允協允恒僉長余五年以上又四年允協允恒使使來迎余爲兒子師

盖允臧行年五十仲季各以次少一歲而多男子長者從余受經史僉已婚冠家具無大小皆允臧主之允臧少爲弟子員箴學官旣久將貢京師會國變棄去于是盖身綜家政蚤

夜精勤無聲色游宴之娛無踰衣珍食私自奉養而
租　　徐所出仲季幾年五十則漠然有所不
知叔父宜振雖已析產事猶倚允臧爲宰制也吾聞
允臧治家竹頭木屑無棄材屐履間莫不得其使
然高會兄弟待養宗
族待邮里之貧者待賑婚喪不能舉者待助四方賓
客之至者待禮則又皆允臧主之每歲伏臘令節犁
旦重門闢則待舉火而告者肩摩踵接于堦下允臧
先夜酌其親疎賢不肖之等以制其厚薄分别封識

鷄數鳴然後寢詰朝則畢以奉之凡數日乃罷禮曰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其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爲己允臧其達于禮己乎古者男子五十而艾服官政爲大夫七月之六日允臧五十初度允臧雖不仕于禮宜賀而余適賓于其家余生平最愛誕日每歲內人必庀殽核坐兄弟與朋友最知己者談燕竟日夜嘗笑謂兄弟自黃帝建元以來凡歷年四千三百二十有一爲甲子于七十三自開闢至七十三甲子之正月廿有三日爲日凡二百五十九萬有奇

而吾之始有此身于天地間得與伯季爲兄弟者實在此日今微聞允臧以舉子晚常悒悒每歲誕日則走而仳之余竊以爲過矣允臧長余僅八年舉女子子已及笄昔吾師楊一水先生最號盛德年逾五十未舉子及六十忽先後舉子二人十歲令授經余門下先生卒見此二子婚娶各生男女子而二子方以食貧授徒儼然爲句讀師先生則又親見之矣允臧其有賢子不待援筴而知者余雖差少允臧然求

如陶公所云慰情者亦且無有終不以此感感于心于允臧宜何如哉是日也諸子拜堦下余與令叔父仲、季、環座而觴之吾他日雖老猶能為允臧課兒子允臧弟大爵盡醉可矣

彭中叔曰只就授徒生子上廻環牽拂情致

纒綿遂成妙文悟此可得脫胎換骨之法

○○孔　仲隆六十壽敘

賢溪孔氏仲隆君余門人之逵之嚴父也己酉仲冬君六十初度逵同門生涂尚𢕟與逵族祖尚典十許人詣余再拜言謀所以代之逵佐一觴敢乞言於先生幸先生不辭余曰吾嘗聞君之爲人矣自先聖有靜壽之言世人率以安閒無爲爲引年之術余謂人之壽考出於勤且樸者蓋十人而九古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而先聖於四代獨取殷輅樸素渾堅故行地能久也殷人尚質而多壽孔子敘殷書紀事不甚

尋常壽文能發此許宏論是有關經術文字不比膚浮腐爛說言非先生莫企此也

詳然雜見他書及詩三百篇中無逸稱殷王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享國之年五十有九祖甲三十有三三殷王享國如是其壽命之長可知然周公於王宗則皆曰不敢荒寧於祖甲曰知小人之依咸與生則逸不知稼穡艱難者與而成湯壽且百歲今讀商頌諸篇質肅明厲使人不敢有機心忮氣故人之壽考出於勤且樸非余一人之私言也余因之遂交仲隆君其言訥然不出口性樸直不知世有機詐事聞君少時好擊劍輕財慕義既補弟子員非其所好會

甲申李賊陷京師君召之達兄弟語曰天下方亂惟當習武事勤練筋骨即不能有爲可保身命坐守竟何無爲也於是日課諸子運石削土習技擊以爲常乙酉秋江藩師起聞君名以禮聘君比至見不足有爲遂辭歸自是家屢破數千金君亦不以介意乃力耕山中田親薙草糞耰之不少倦而君精力倍强年五十六十充然無蔡藿色予庭見君退而笑謂之達曰翁眞殷人苗裔耶壽當不減先祖矣尚典言君侍父疾晝夜不倦者五閱月

毋夫人年九十二能察綫作女紅嘗語之逵汝父年六十如嬰兒若逮我年當何如孔子曰

必得其壽君老且益壯其又有以也夫

江玉仲曰前半俱于空中造論後半一一應轉文

最頓挫有力

○余太公八十壽敘

弘溪余太公、春秋既八十、從孫光令請爲文、壽太公太公有子澍、好學能文、以醇篤稱族里、予故得交之然未嘗請見太公、聞太公少年時、涉文學、長而棄去、獨出財、延明師友、教子弟、子弟多成名、太公產不饒、而好飲酒、嘗携杖頭錢、呼里中酒徒、耕樵漁豎販人、對酌市肆上、醉則狂呼、曰、人生何爲不痛飲乎、既目靑、屏謝人事、然猶常常躧履至酒家、尋舊人相暢飲、予謂太公貧富貴賤、憂患安樂、治亂之故、皆不入其

胸中是以享高年與物爲適殆所謂得全於酒者莊
生曰得全於酒猶若是況得全於天者乎又聞太公
割產以濟饑者出橐中金倡建余氏大宗祠語族屬
人輒涕下曰先人神靈不妥毋以孫子爲也善自退
耐人無禮事足不一窺官吏之門光令嘗言爲童子
時侍太公側聽談古今人物曰某也賢某也義某也
孝友至今憶之猶勃勃欲自起然則太公嘗無爲爲
全於酒矣光令佐淛登堂畢觴爲我一覩太公顏色
嗇如王丹歟河上歌　四十許人也

石玉仲曰瀟洒印顧盼多姿真逸才也

○○歸元公六十敘

吾年未三十時聞歸震川先生有曾孫莊抱高節負才使氣善罵人既有傳長歌至山中者凡三千餘言上溯鴻濛下及季世驅使神仙鬼怪之物呵帝丞笞卿相賤籍古之文人恣睢徉狂若屈平李白沉冤醉憤無聊之語客曰此歸元公莊所作予驚怖其人疑不可近及數遊吳越人頗名其狂予頗交之而動輒相失壬子夏僑吳門元公聞之趣過予予方畏暑未之報元公則四五至不爲嫌每至挾其文予亦出新

儁文二人者相攻謫其不足予歎若元公者乃可以狂然元公方摧剛爲柔雖龍性不可得馴而閱世既久學日就斂實蓋（全云落筆妙）是時元公年已六十矣予獨怪世（轉筆不）之論狂者與自爲狂者何其謬於古也世之爲狂

負才望驕吝嫉妬日屑屑爲求勝于天下其言浩然若放乎天地之表上下古今千萬年而無有涯涘測其心胸之間其餘地曾不能容斗箸而世之人于人之不肯輕服人不媚人者則相率訾而笑之且夫千里之馬一日而馳千里駕

之鹽車之下伏之櫪中其志常在千里也而不以傲駑駘何則彼駑駘之不足以傲也其初不無斯弛之患終無有敗轅折軸之變是故人不拘小節而大閑不可踰上與古人爲徒當世之人有所不必較氣不可一世遺其人與人一言之善一行之得則虛心樂爲之下此乃古所謂狂嗚呼世不識狂而謬謂人狂與自以謂狂此元公所竊笑而其狂終不可得變也元公六十無子又以生斯世無所自表見不欲爲壽諸遺老强欲壽之或謂元公輯先太僕全書辛苦營

刻之將有成此一節者可以壽予竊謂不然人藉先世以發名此庸丈夫耳以元公文學與人雖使上世微不登於世族亦足自壽

元公

持其狂無少衰焉可矣

金孝章曰寫元公鬚眉肝腸畢見而論狂處尤爲

古今篤論

蔡九霞曰叚落最跌宕

乾坤如此留浮沈幾於易試躍二字崖跡權要人笠谷藉口

○○○贈程穆倩六十敘

天下有事士之負志氣者不出而圖功名則遁跡窮岩使當世聞其名不得識其面而必有非仕非隱浮湛閒散徜徉於其間者以抵天下之隙而佐功名之士所不及故王之若魯仲連排患釋難解紛亂而輕世肆志次若陸生病免家居以車馬錢財游漢廷公卿間且夫仲連在戰國陸生於呂后時浮湛徜徉固天下之閒人耳然當其有所用之則魏趙欲帝秦燕將守聊城不下而仲連以片言濟事諸呂危劉氏陳

將虛名都作實用妙

丞相計無所出、則陸生一見將相和而社稷安。蓋身處事外。利害不相及。吾可優游以投其間。而人無所猜忌。勢固然也。然使絕人遺世。則無以得人情。而緩急之際。齟齬不相入。是故、陸生不直入門丞相平。則交驩太尉之謀無由進。不游漢廷公卿間。則無以得劉呂之機事。不名聲藉甚。則無以傾動公卿。而信其言。司馬遷曰、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彼平陽侯曾聞賈壽之謀。而太尉能使人劫酈商。以用紿又能使紀通持節矯納太尉北軍。使北軍皆左袒

前後將晉
迎鄺生恭
後却又以
六十五男

腹心間人布置早定以應時而發謂非鄺生游公卿

間力哉歙人程子穆倩好學問工詩

往從漳浦黃公清江楊公

游論議頗關朝廷事

今三十年間海內公卿

無不折節善穆倩者穆倩所解紛亂旣多尤能出氣

力揚聲韋帶之士吾知他日其將有以自用也嘗讀

鄺生陸賈列傳鄺生年六十餘能出大度之言佐沛

子點綴牽術錯綜陸離觀者目眩

一句一轉一轉百意神妙不可言

公定天下、陛生晚年、有安車駟馬、從歌舞琴瑟、過五男子、而穆倩年、六十、精彊不減、鄺生方以篆籒學、自食其力、晚舉五子、困生計、不能如陛生子二百金、給人馬酒食。吾於是爲穆倩歎息也。然意穆倩所以爲賢。當在於是。噫。世無尉佗陸丞相、則穆倩將以貧終老。乎。夫穆倩固亦今天下之閒人也。

越辰六日在說士外、又看出一種人。說出二種作用。於古今事變、大有發明。蓋說士從無

事而生事、惟恐天下不動、閙人化難事為易
事。惟恐天下不靜也。此等識解、當與東坡戰
國養士論並看、皆小儒眼光力量、不能見、不
敢說處。
彭躬庵曰於無文字處。發揮史蘊。無事為處、
散布人才。是叔子平日得力處、此文和盤托
出、而以論體為敘。雖屬變體。却古今人事遞
合閙牽離節之間、法意巧密。特以健氣偉論
凌駕之耳、

竟是一篇小論[illegible]　盡情中理總由叔子　先生平日與諸[illegible]子　講求古今之交[illegible]熟　識精故隨手寫來皆[illegible]　中[illegible]要[illegible]尋常勤[illegible]　當間亂在此生活耶

猶子世傑曰、叔父嘗言古人有轉手用人之法。功不自已出、名不自已居、而功名卒歸之。世。莫。得。窺。其。故。也。傑因思陳平欲用漢公卿、却用陸賈轉用之。資以財力、揚其聲名、使深結公卿之心。及當大事、公。卿。皆。爲。賈。用。而。卿。已。爲。平。用。矣。若平欲自用公卿、交游結納、則呂氏必疑、而人亦得窺其意。且有下吏白徒名。過位。賤。甚。能。有。濟。機。事而在丞相決不可交。不能交。賈。則。無。妨。交。之。者。故平只。交。賈。太

尉一人此外盡付之陸生而已不與是以當

時不知成功之故而後世且疑爲天幸也䝉

庵先生曰平以錢畀陸生間呂氏即從漢高

以金畀平間楚來然漢高之用平也平而易

見平之用賈也奇而難知

[illegible]盤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會之士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能

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盡言多

奇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經錯卜告[illegible]排[illegible]

軼駕古春[illegible]以示人今[illegible]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限廿

年閉戶以逃[illegible][illegible]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知其深哉

行文議論[illegible]擬處極似老泉

○俞氏劉永日六十序

歲壬子、予刻詩吳門、旌德劉永日、實承事焉、永日私於陳生集武而告予曰、吾行年今六十矣、又無子、念人生如秋草腐耶、天於下土、松柏蓬藋、日月之光、雨露之潤澤、不別物而皆受也、其肯寵我以一言乎、吾且不朽、予笑而謂陳生曰、太上忘名、其次莫如好名、莊生曰、名者實之賓也、鐘鼓縣於前、雲和參差倚於後、清酒在御、夏屋大房、殽蒸折俎、肆於筵、而堂無主人、則賓安從至、故知所以為名、則知所以為實、然天

下學士大夫泯泯然自甘於草腐木爛若蜉蝣之采其衣服者不可勝數而永日顧欲為身後之計其毋乃異於流俗乎哉且人亦顧所自立何如耳王承福以圬者傳楊濳以梓人傳以韓柳之才名不辭而為之文永日雖六十剞劂精良日從閶門外抵寺館舍酷日風雨不輟其氣力精強有非少年輩所及永日苟欲身為主以召賓其途日甚長吾之文如鐘鼓管絃豆觴之布則既已備矣且吾聞永日兄弟六人其父母生沒之事嘗獨力為之又輒收業扶持其兄弟

之孤則亦爲名之實也永日無自沮順是以至老蓋實日積而大將有如韓柳者以傳於後也余不文共又何足云

蔡九霞曰文最有體裁以實致名本是平論而筆筆清新無一語腐氣

○○李映碧先生七十壽序

昔孔子考夏商之禮致嘆杞宋無徵而歸其故於文獻不足竊疑傳世既遠苟典章無墜足以徵信亦何必代有賢者被服誦習數百年不衰乎既而思之易姓之際故國之事有史冊所不及載而其故老遺賢能默識於心口授來者世世相承以及於久遠故獻者所以補文之窮也逮乎後世新故之交益復多事上焉者有忌諱之嫌下焉者有恩怨之報雖異姓之視典籍未亾其文之闕略不足徵者已非一端則此

日之賢視上世尤重而文與獻僉貴於一人之身其克當此而無愧者難矣且夫所謂賢不達而在上則窮而在下二者之間必有其人然達者事與志違出言而人疑窮者伏處艸野聞見狹陋不足知國家之事當是時則必有達而窮者康彊老壽其學博足以彊記歷事久知人之情僞其出處言論足爲天下所信服由是文獻合而國家之故有所依倚以傳與化李映碧先生舉進士于崇禎辛未歷諫官乙酉晉大理左丞皆數有奏對言天下大事南北之變僉往來

使出先生自是閉戶不關人事當事欲强起之以病固辭無有能識其面者至今年七十如一日也家居益好學著書滿天下於古今書援端竟委可覆按而誦而典籍所不及載則先生又皆心識之當乙酉間釐正革除時祀典蘊與先君子踴躍私議南都之立人若特爲此一事設耳然疑盈庭中誰復能發此言者久之得先生疏乃歎賢者以一言釋三百年之憾過此則已不及爲嗚呼夫豈獨補文之缺焉而已先生七十初度在今辛亥四月先生之子與禧交來徵

辭、易曰、碩果不食先生老而神明不衰非偶然也蘄
將拜牀下、請先生口授其藏于心者以當乞言可乎

閔賓連曰借端生疑委委折折發如許妙議
可以羽經翼傳考時論世、

李礪園曰前半層層虛論却字字于本題洗
着以後一一應轉文法最密、

丘邦士曰無一語不補綴天漏無一語不深
入人心、此勺庭集中別體第一之作、

諸子世傚曰傚嘗謂古文中有散閒語句似

近時文、而一氣讀去、全旨紛披曲暢、反若以時腔、按入古調、而於古人詩書論說問、獨標互暢者、惟歐陽公有之。今於仲父此篇又復見其然矣、

門人吳正名曰、南都一疏、正文獻並足處、肴意在此、故篇首議論、筆筆皆靈、句句皆切、非懸空冒起也、至于感慨甚深、而無一毫激烈之過、尤爲難能、

○吳母五十序

癸丑中秋，吳母羅夫人五十初度，吾鄉涂子山介其子榮第，來乞言於予，其言曰：吾母幼失怙恃，歸先君子最早，勤於家，孝謹而慈，自太母以下得其歡心。予曰：勤則不匱，孝慈則上下和順，母可以壽。然此婦德之常也。又曰：先君子好行其德，母常脫簪珥佐之，有善事必贊。予曰：德於人，人必思報之，而頌禱作，母可以壽。然分財曰惠，惠德之餘也。又曰：先君子三十二而病，病二年，母視藥候言色如一日，祈天以自代，不

已封股進之及卒慟欲絕以不肖孤睠其死鞠而養之成人以至今日于曰婦德莫大於貞莫苦於節貞則卧苦於先者甘於後母可以壽則又曰昔吾世母嘗在蓐夜有暴客及門母惶遽以不肖孤授婢子自左手抱世母所生兒右手扶掖世母出於難母筐篋立盡而無悔于喟然嘆曰難矣哉母壽再逾五十而百歲可矣徽之俗多女貞故節者婦德之大而於徽之婦爲常德人情之愛其子也甚於愛父母婦人尤甚母當危急存亡之頃舍已子而身護其姒與子此

賢丈夫所難能謂之天地爲心可也易之筮曰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然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二篇之策至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則皆自大衍之五十始而毋之壽又當中秋中秋者秋中也於陰道爲得中滋長而不可禦槩第試聽誦吾言以進毋可乎

涂子山曰從左氏曹劌論兵筆淊轉換出之槩猶人所能至不極贊毋節而崙崙挈遇盜一事洗發識見尤高末附會五十亦能不倦

塗太君七十壽序

庚戌三月新城塗太君七十初度易堂魏禧自寧都來爲文以壽太君南山之詩曰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古人所以禱祀頌祝其女子者德如是止矣而詩書稱太姒至于聖人頗爲遠于人情作者揚厲本朝毋亦以其夫若子孫之故夫所見不逮所聞則人每以今而疑古人若其情實不甚相遠則等而上之雖史傳所書可得而信禧授經太君諸孫五年子大諒大詠大訒皆賢者與禧爲昆弟交又嘗

請見太君太君出南城朱氏大父以進士官左司寇既歸宜閤翁爲大冢宰公冢婦書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易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宜閤翁故多姬寵太君操內政治絲麻酒食而已撫字諸妾若婦姑之無所與者閨房之際無幾微見于顏色性寡言笑動于事與人多慈惠雖童婢使之如借未嘗疾聲遽色七十年如一日而家事以益治禱因是推見詩書所以稱太姒者豈可謂古無其人而又因嘆古今婦德蓋必有內治之爲夫南山之詩意謂男子必不可

不宜君王女子則無羞父母足恥此不敢過望之之詞也不然草野匹婦椎髻無過亦足以當婦德彼關雎鵲巢之詩何以稱乎今夫坤以順承天爲德然其厚不能載物則德何以合無疆不能含弘光大則品物何以亨故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馬于象爲乾必如馬之行地然後可以言安貞故又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坤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人臣無從王之不可以配君地無代終之不可以配天故人臣之休容者非徒不驕吝之難婦人之安貞非徒柔順之

難。也。蓆耳目所覩記、婦人之賢有才者、竊以太君爲有合于坤德。坤安土而敦仁。其於壽也宜矣。

彭躬菴曰談經爾雅之父、論才字尤爲獨見、前後竟作兩段、格力古厚、

○黃太夫人八十壽序

嘗讀詩旣醉之卒章其稱婦人以爲有士君子之行余嘗疑焉及今觀黃太夫人而克知之太夫人產黎陽羅氏右族幼讀書十五失母綜家政簿書數筭皆出其手及繼室簡文先生以孝謹勤儉聞撫其前子如巳出族戚諸季女畢來受學生子熙成進士時人榮之而太夫人泊如也自聖賢之教衰而功利盛富貴利達之習中于士大夫之膏肓而不可除父兄脈以望其子弟日夜孜孜唯勢利是急苟得稱封君食

內衣錦、赫奕鄉里、則其子弟、雖使貪婪暴戾不孝不友、親加于其身、而其心已暢然、不復有所嫌、又況以婦人女子之儒、當耄耋之日、其務苟榮苟得、有百十倍于常人者、太夫人視子之成進士、與布衣等、十年來、不使其子求祿以自養、而粗衣糲食、夷然不改其素、吾嘗觀古賢母之于其子、其氣類固多有以相感者、竇太后自投堂下、恨不能救舅氏之患、而唐太宗滅隋、陶母截髮剉薦、欲成其子之功名、而侃與晉尹、母戒其子、以善養、不以祿養、而婷爲名儒、熙別行仁

義勉强不怠師事布衣程山先生毅然有必爲聖賢之志則太夫人有以成之也太夫人八十初度實在乙巳五月時簡文先生服未除戒子孫勿得爲壽于是燬以其八十有一之五月稱觴于堂而友人易堂魏禧爲文以佐之世之稱壽者率以十爲數吾邑及嶺表則以十之一爲數禧竊謂前十之年必加一而成後十之年必從一而生此大易貞元之義于禮爲宜古人往往以其身所偶行而禮因之變俗因之成他日大湖之東渭以貞元之義壽其親者則自燬之

壽太夫人始矣

彭躬菴曰每于振起處精神抖搜其風厲世教旨尤峻切

○○朱太母八十壽敘

歲壬子、余客吳門、蔡生元憲、介其舅氏朱君時洽以交、朱君醇厚、稱于庠序、事母孝、母夫人徐、年七十七矣、朱君謬好吾文、以予將還山、而不出也、奉母行略、命蔡生屬余爲文、壽母之八十、且曰、吾無以顯揚吾母、惟是也庶其有傳乎、予嘉朱君意、不敢辭、唯母年十三而歸、化凡翁、敬事尊章、才又能治家、俾夫子專意學易、以推占名于時、迎養其父母以老、撫庶女如已女、婦德若此、宜其壽也、而余以爲母獨有所難

能易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銘曰敬戒必恭
恭則壽萬物之生也皆稟命于上萬物變而土不變
故天下之物莫老于火莫壽于土土之所以壽者厚
也而坤爲牝馬爲含弘爲柔順則又婦道之常而得
其常則不變於人得其常則不夭札恭也者柔順之
外章者也于所難恭而致恭焉是之謂含弘厚之至
也毋之歸化氏翁也翁蚤劬而失明晉之所嬪鄭之
師慧雖未嘗以此損其能然不可謂非人生之不幸
此婦人之情之所易慈而易驕者也而毋敬事夫子

終其身無後言當其初出嬪翁之學未成也毋豈逆知其賢否當世家也封君尚也哉而不忘恭敬若此非性之至厚其誰能然與吾甚于毋而知婦人之義于斯爲盡也婦人于夫遇有順逆而義惟一順秋冬春夏之與其時天爲之也而地氣以變故日月之所照臨震風凌雨之所推盪雪霜之所摧壓其施皆及乎地而地無有不順受之者故曰萬物資生乃順承天使坤德不厚則其氣鬱勃踊駁必有與天爲逆之時而其效亦不能載物毋享有期順子孫振振焉昌厥家

而揚毋之令名此亦順以脊生厚以載物之明驗也

朱君治易母紉事化此翁當與聞大易之旨他日將

洽跪而捧觴誦吾言于側其亦相視而笑也夫

彭務敏曰獨從人情所難處發明坤厚得壽之義

其理甚大而于事情甚切文亦深厚元氣未漓

○○汪母陳太君九十壽序

歲辛亥某月日、武林汪母陳太君、壽九十、子澄澐乞禧一言以奉觴、禧與澄之弟渢及澐爲兄弟交者十年、徵二君請、將修其不文之言、以祝太君、蓋太君出武林望族、年十八而繼室彥卿先生、翁姑並高年善病、太君事之謹、撫前子浩如已出、天性慈儉、好周恤人、而尤明大義、教子以忠孝立身顯名于時、善夫古人之言曰、人以壽爲榮、老臣以壽爲辱、今天下康彊耄耋者不可勝數、然求其不辱于壽則甚難、太君則

是用何生
身於他處
見之

固以壽爲榮者、非壽之能榮太君、太君不辱于壽、則
將因壽益榮、葢太君當甲申乙酉間、年已踰六十、藉
令太君目不及見甲乙間事、又不歷三十年之久、則
太君賢何由見、太君身率渢澐東渡江也、命澄守墳
墓、而與其孝廉同僑嵊縣、孝廉故負重望、日蘄蘄言
名義、渢欲依以終隱、太君竊聞其議論、窺其人、召渢
等曰、客貌恭而心多嗜欲、兒不早決去、恐終相牽引
爲患矣、遂徙天台之石梁、孝廉果不終、時渢方少年、
謝公車、貧困無聊、婚友日勸駕、而渢山中廿片多怏

渢澐以爲憂太君曰人生要令此心得安足矣寧爲口腹計乎其後渢以疾終太君哀痛欲絶不能出聲已而大呼曰見無憾矣稍稍起居如平時今年九十五官精明禧以通家子禮請見太君太君樓居日上下不綴如五六十許人先是十年鄰有鬻子以償官逋者其妻號而沈于水或救之太君延至舍悉出簪珥以贖明日端午節太君編蒲葉爲簪帶之村婦見而效焉呼曰壽姑簪既見太君九十康彊益相傳倣成俗夫一物之微被于風俗況太君令德教其子成

名于千萬年者其所自壽有非數算所及矣

沈甸華曰發意沈刻

江爾慈曰格調落落絕去蹊徑不獨洗壽文套腐氣也

○○閔氏熊太君百歲敘

辛亥五月歙縣閔氏熊太君壽百歲其孫文學本光以故交來乞言聞之百歲曰期言人所期望在是古者壽百歲天子就而問禮雖不逮婦人要亦世之禎祥也其烏可無言予惟太君之生在隆慶壬申是歲神宗即位四十八年太平天子實始基于此生其時者類多麗祉老壽以應氣運及太君繼室雲川翁嘗天子親庶政四海昇平樂業家用富饒歙屬邑尤甲天下人情習爲驕侈而太君性特勤儉事姑孝前子

甫六齡、字之、與其出腹子、不少異、三昆金時奮起爲歙巨室、孝慈無間、太君之取壽也固宜、然吾竊計百歲中自天子端拱深居、而內外多故、鼎革之際、鋒鏑被天下、赤縣高門悉破毀、至于今年穀豐熟、人號太平、天下之勢、凡五六變、當其時者、盛衰新故之感、貧富之相乘、安樂憂患、更迭洊至、皆足以攖其性情、使不得全于天、今太君百歲尚健飯、並端人無外事、理亂之故、不以關其心、而諸孫、賢、曾、玄、雲、數十、輩濟濟蹌蹌、左右就養、承其歡心、都無間然、抑太君誕生之

富先二字[illegible]無
宜百陵長兩世
年第屋也非人
名誤勒以西

祁御謝天都本厚也予取謝氏宜人之曾祖母亦百歲其伯子富先邑屋仲以孝廉官湖州守臺使者聞諸朝天子命有司建百歲坊坊石高五丈雕鏤士大夫輿皂五伯之屬龍鳳麒麟海馬白澤諸瑰異冊立石之日輓牛數頭役夫千指鳴金鼓加讌鼙震屋瓦予時八九歲從父兄往觀之心慕其盛而有怖色今文學兄象鵠起于時旌褒之典跂足可致予庶幾四十年間再見斯盛而余又聞崇禎末西陵黃大參克謙有母蔡太宜人百十三歲尚亡恙後不知其壽所

紀極然則坤道尊靜于壽母為宜而又皆生長嘉隆間太君其自此無疆矣

吳子遠曰通篇俱從無中生有感慨處寫得絢爛可觀此空中造五鳳樓手也

○○戴母五十序

古之言壽者多不及婦人惟壽母見於魯頌其他曰壽考曰壽豈曰天壽平格以至國老庶老之養則皆無聞焉蓋婦人行不出閨門其修短無所繫於世故不必以壽見吾則謂惟節婦不可以不壽何則婦節莫難於少而不壽則身困苦者不久不久則堅貞之志不信於人而名不立辟如松柏不歲寒而中道折於斧斤也其誰以爲後彫者休寧戴君城有寡母孫孺人年五十城乞言歸而奉觴于惟五十百歲之中

身也然人生志行至五十已定故孔子之警無聞者在是而稱大舜之孝亦在是傳曰言五十則終身可知況婦人之節至於五十雖百歲無以過古者下壽或曰八十或曰六十故五十不言壽若節母者其遂可以壽矣哉城大父乎于公以庚辰副榜司理辰州殉難城父于疑君先五年卒母獨身支吾早夜勤苦敎城使成立者三十年城述之涕下又嘗勉城以游學交天下端人奇士尤非婦人尋常之見于於是乎母之可以壽者以為城佐觴

旻山夫曰從節婦五十上發議論不通套亦不猥

瑣但覺篤切他人說不到筆力亦入木三分

周子佩曰言簡而意長自是作手

○劉母五十序

劉君紫谷有諸子曰祖期期之母傳孺人以節聞閭里年五十期因叔父請於予曰願得君一言是時海陽戴君臧亦以母五十來乞序予言婦人不以壽稱惟節母雖五十可壽蓋不歷歲月之久則不足以明其堅貞不渝之志今就令予能言其何所加於是然期少孤叔父撫而成之教之醫方書曰人五十始衰血氣筋力皆不及壯強時此人生百歲之半剝復之際人子愛日者不可以親未老怠其養且吾聞母三

十一而寡期方九歲遺腹而生期弟祖頤母閔然執纖察縷以鞠二子蓄其囮若未一二數天下毋惟難為為寡毋惟尤難期等奉觴上壽則喜毋顧二子而將母悲也期恂恂少年有長者之度足以知毋教而子與紫谷交最善故不為侈大之辭而質言之毋賢者共將聞而色喜也夫

顧景范曰從戴毋序中脫出而用筆變換又說得關係結到悲喜二字尤有神態

〇〇泰寧雷翁七十壽序

乙巳歲予授徒新城泰寧雷君懷剌通予初疑爲閩之遊客讀其詩文蕭散而多思殆儼然隱君子也予生平未嘗一至閩故交閩人絕少爲童子時有泰寧江淳如來吾邑省其兄讀書蔬圃中質直好學余兄弟遂與定交迺交寧化李元仲知有泰寧丘兼山此西陵汪魏美吳門徐昭法之流也而乙酉丙戌間建寧陳不盈遊吾邑因知李乂玄嘗念閩山水奇絕遭時變革必有偉人奇士伏處窮岩困苦抑折其才器

礧砢必數倍于承平時雖不能盡攬其名勝交其人要如數君子之鄰定當一至旣雷生出諸名士壽其翁之文若詩則丘兼山李又玄元伸在焉而雷生好予文復命予追序翁壽翁喜讀奇書善談詩年六十七十其于不乞言貴人汲汲于草閒一二放廢無聊之夫而諸君子所以壽翁則又未嘗一言同于世俗夫文章足以榮人者必于可傳其可傳者必矜貴慎重今予新知雷生遽以謏言奉其親文雖工惡足貴予讀丘兼山敘翁七十文意翁天懷高簡外物不足

累其心、其于牘所謂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與者、古今觀人之法、有不必親見其人而知之者、是故觀其子之所以奉其親、則知其親、觀所稱道其人之友、與其友之所以稱道其人者、則可以知其人、或曰翁好易名字、所自署別號凡十有七八、洪武間一人多至三名者法有禁、翁其以柳下惠之可學魯男子之不可耶、予謂翁八十時、當盡去諸名字而歸于一雷生歸、試跽而問之

名論

洌出

枝節作餘波用意愈深而文特衡恍

第和公曰命意挺然而格致委蛇峭拔光景不窮

○○周左軍壽叙

贛州十二屬邑皆負山依阻地廻閩粵故昔稱多盜而天下稍稍有事則蟻聚蜂起揭竿假名義者不可勝數左軍周公涖贛之二年爲甲寅乙卯西南變起贛屬盜暴發吾寧尤甚公以世胄負文武才數奉檄出師馬足所至刻日報平余家金精斗絶之山然宗廟田廬婚友之散在城野者皆仰庇公功贛上下如龍泉崇義諸處亦數勦旌旆克安全無恙是以威名暢於遠邇而公有功不驕愛民而好士士論斐然歸

之乙卯十有一月既望為公生日愛公者皆願公壽考蕃祉方長而未有艾也門人鮑子韶王羽左先後來請曰周左軍生同先生甲子其諸子是敢乞先生言以為觴且此左軍之志也予謝曰予生五十二年潦倒窮山中於世一無所用其言何足重公然予惟世之頌祝者以生人多為積德殺人多者為積刑夫天下有殺人而為積德者王文成公開府贛南所以汲汲於討賊也甲申乙酉間予親見不逞之徒假竊名字剽掠鄉壤城郭蕭條村里為丘墟使百姓不得

有其生以保其父母妻子而當事行一切姑息苟且之政以養而滋之驕而縱之民生之苦於是不可救吾嘗以爲殘賊殃民者雖師出有名固國法所不容而亦敵人所必殺蓋害人之生者則必無所容其生於天地之間況叛服反覆唯以盜賊爲事者乎公剿除羣盜宜力不懈其以殺人爲生人者固足以壽公而有餘矣乎伯季皆交公乎未獲識公公因二子且先施乎再三而不已乎故不敢以世俗之浮談爲公頌因本公除盜功以推原其義使天下之人知殃民

之必誅而上之人知殃民者必不可貰無惑於其名
而滋養驕縱以害乎天地所生之人此則予所爲術
觴之意也

鄒紉圃曰於剿寇安民中另發出假名義一輩罪
狀追既往之罪立將來之監讞論大有關係而文
亦雄暢

彭躬菴曰舉世傳刻感應篇自身無毛髮效法只
是勸他人奉行爲自己懺罪邛開一欵動善名遂
至放縱兵盜貽害地方其去自從一賊吞門見此
等多矣篇中專爲此輩鍼砭以殺行止循名核實
極於平恕非爲
申儆刻覈也

○○闞再彭六十叙

淮安闞子再彭壽六十有一子若璩聞寧都魏禧來廣陵奉書幣乞言以佐觴余進使者而問之曰江南北稱壽以十爲數今不于丙辰于丁巳何居使者對曰吾君生丁巳九月之十日君夫人後君一年先七日而生往吾君五十時嘗展一年待夫人以舉觴今夫人且殁君哀其賢既爲之蔬食不飲酒者期月猶不忍自爲壽也葢使夫人之子之服闋而後舉觴而又當夫人之初度與其生存也無以異余曰嗟乎君

之篤於情若是哉吾聞諸友人夫人爲丁文恪公孫淑惠溫恪賢婦人也孝於翁於闞氏之先盡禮於夫子之賓友恩逮於下故再彭踰禮而哀之甚矣君之情之篤於賢也自人倫道喪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咸失其位唯夫婦之恩不教令而能於是賢者力爲矯枉潘苛之過情旣所不許而狂夫蕩士臧裂於閨房者皆以爲不足淺責嗟乎婦人以身事人旣責以從一之義雖所遇不幸亦不許其怨懟爲夫者則蕩然不復有所撿制而以爲固然其何以勸天下之賢婦

乎吾嘗讀詩見聖人之惓惓焉國家之制義夫之旌旣與節婦並重而三百篇所載其婦人之不賢而溺焉者旣已戒哲婦刺艷妻而於其賢者未得則有展轉之求旣得則有鐘鼓之樂如關雎所詠是也賢而相得則雞鳴昧旦以美之賢而不相得則綠衣終風之傷白華之怨以刺譏之夫婦人之節急於夫義然三百篇所稱婦節唯柏舟一篇而其賢而不見禮者顧數數見於篇什蓋聖人之意以爲婦失其節此天下所通識吾表其一二而大義已著明矣夫之不義天

逸其庵曰提一賢字便得主腦不須更作回護而中間補救推就處用筆最爲貞點其議論發令層出不窮

下所通恕故三致意焉以厲丈夫之不義而勸勉婦人女子之必出於賢使天下聞之曰苟能賢雖其夫不禮之而天下之人猶將誚讓之而聖人固已許之也然則再彭之情其可以無過矣乎且吾聞再彭性篤孝居父母喪皆哀毀逾禮𦡱依松楸數十年如一日再彭之於賢婦雖過情其何譏焉余故因若璩之請原孝子之志求所以慰其父者不於頌而道其情以質於君

君富　著作子若璩孫詒樸三世皆以詩文名江淮云

諸子世傑三十初度叙

乙卯三月諸子世傑年三十有一句庭叔父呼而進之曰傑前汝亦嘗念汝之生時邪汝生崇禎甲申之明年紀年乙酉三淚乙爲今乙卯汝之生逥父母未老吾與伯子季弟未及壯家殷富有餘田宅衣食甘美過今日遠甚然當是時甲申天子崩於亂乙酉南京再不守邑大猾群起爲雄四鄙之野人揭竿稱名字者不可勝數祖母母襁褓汝以竄伏於窮山遂谷之間者十有餘處最後得翠微峯而僑焉是爲丙戌

汝適遇歲猶記是日大風雨破茅雨潦被廳事吾兄抱汝獻晬盤於先祖蹁蹁然濘不可行不謂今遂三十祖父母見背吾弟兄垂五十六十而吾家人聚處汝之飲賓客於堂者猶此山中也方乙酉丙戌以來初罹鼎革夫人之情悵悵然若 赤子之失其慈母士君子悲歌慷慨多年落莫勃之氣田野細民亦相與思慕愁歎若不能以終日及天下既一四方無事人心安於太平而向之慷慨悲歎遂亦鮮有聞者而去年甲寅西南變起天下多事吾鄉兆之邑數被兵

憝至於今未已人不得保其父母妻子有其廬室又相率鑿山梯險而居者已二年所而夫人之情覼已酉丙戌間殆有過之嗟乎孟子曰人生於憂患傳曰時至而事起自汝生至今時皆與憂患爲終始其間治亂成敗安危愉戚之故雖百歲之老所經歷有未及此三十年間者汝不可不思其事刻吾兄弟將老汝於諸子中最長吾嘗許汝吾兄弟所恃以無墜祖德克先後之人者實在於汝其毋以方壯歲月爲甚長也

丘邦士曰於三十年間有無限往復馳驟慷慨感歎之意情文交至之文

彭躬菴曰欲得歐公神髓當于此等文求之其深凉疎秀處微有不同耳○微意仍未嘗說出最可玩

蕭小翮五十敘

泰和蕭氏以仕宦文物爲邑望予往交孟昉君奚悏縣交游滿天下丙辰秋孟昉諸子從泓執贄見予書秋閣上因交泓尊人小翮君蓋孟昉母弟也性儉樸足不出戶庭恂恂然言不出諸口與之齒則予同生七十三甲子之歲泓因請問曰泓父五十初度三年矣諸君子多贈言願先生益之余曰吾固有聞也伯氏相爲壽其交吾則又見之孔子曰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君盛德長者無怨惡於家邦皆世家巨

室所難能予以爲尤難者在兄弟之間伯氏之言曰吾兄弟和好數十年未析產小祠年半百歲家事無大小未嘗主斷雖千里必請命視色聽聲不忤予於神明予有過婉容幾諫雖孝子之事嚴父不過此又嘗報泓書曰吾在瀟江見汝書道吾弟鬚白齒衰善病吾心欽欽然不知涕淚之沾衣也嗟乎蕭氏之兄弟如此予嘗以爲後世人倫之薄莫甚於兄弟蓋五倫惟忠孝爲難盡然父母生我恩最大君可以富貴我生殺我非大故不敢叛而私暱之惟夫婦爲篤朋

友之投合有意氣相結約命生死者故四者或庶幾於世至於兄弟則以爲吾適然而與同生若路人之其居於蘧廬之內恩不若君父情不若妻子投吾之意氣不若朋友而又有父母愛憎之相激田廬財貨之爭貴賤貧富勞逸地偪而相形婦人之讒說浸潤而易入是以兄弟之故十人而九雖號爲賢者未免有幾微之情不動於聲色而累於其心然則篤兄弟爲世所難能有甚於忠孝者然而人特未之思爾今夫岐路相遭及其解携也有徘徊之情其處逆旅奄

久旬時則分張有顯然之色兄弟同母而共腹異母
而共氣是以一物析而爲二爲三爲四也夫是謂之
同體而年相若壽相似其其處於天地間自幼壯至
老耋視父母妻子爲特久今小弼兄弟二人孟昉交
遊滿天下使天下爲聖賢爲豪傑者且千萬輩而欲
於其中擇一人焉壻之爲三小弼以所以事孟昉者
嚴事之爲兄孟昉以愛小弼者撫之爲弟則萬萬不
可得予兄弟三人年並五十外內頗稱無間然予所
以事吾伯兄者往往不及兄之愛我茲予見小弼其

反面而拭汗以退者不知其幾矣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昔者楊延壽兄弟友恭司馬伯康年八十溫公時其寒煖饑飽之節若護嬰兒二家兄弟並老壽蕃祉吾益于是嘆蕭氏世澤之長而小翮之順德其年爲不可計數也

門人王愈融曰文無他奇只天理人情透痛到二十分便覺人說不到讀之而不動心者非人也文氣蒼莽浩瀚有數百字爲一句之勢不意壽文中有此絕作

○○湖南道王公六十壽敘

天地以好生爲心。生人多者、其身必壽考。康疆富貴。而子孫賢。生人之用。莫大於除惡。除惡莫大於用兵。兵失其律。則惡莫大焉。傳曰、師之所過爲荊棘、夫兵之失律也久矣。廬陵王公鈞心、當丁戌間、以恩貢士、官國子學正、歷上湖南兵備副使、特命提調江楚監軍、時多出奇兵。收復城邑。戰守之方。練兵、御將之術、此固兵家所宜有。獨其師行之律。爲當世所未嘗見。部卒有淫室之女而致死者。公廉得之。召諸將問曰、卒

有淫室之女而致死者當何律僉曰殺無赦又問曰所部將當何律僉曰約束不嚴殺無赦公於是斬其統兵官鄉人賚帛布於場卒或竊而褚之民走訴軍數里訴公公駐軍大索發帛於橐中立命左右還執橐帛卒斬衣析之下于是兵毋秋毫敢犯民者全活蓋不可數計馬足所過男女坌聚夾道而觀兵法曰因糧于敵世之爲將于敵境之民芟薙若蓬艾妻孥其婦女奪其衣服器用踐藉穀菜焚居室以爲當然而無過不知因糧于敵蓋取敵人所屯積如芻茭

楚軍三日穀漢據敖倉之類非謂可以擄掠敵境之民也北魏孝文用兵淮南如在境內禁士卒踐傷粟稻或伐民樹皆畱絹償之北周師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前趙劉淵亦曰吾所欲除者司馬氏耳細民何罪而甚或殘掠其境內之民與敵境無異且夫怒隣人之父母而殺其赤子君子以爲忍怒隣人之父母而并殺已之赤子吾則不知其何心主客相持名義不同趨南方北方異風氣師之無律則若一父之子而一先生之學公每與予談兵事未嘗不浮目鼓髯搖頭仰天而長嘆也而公抑又不肯

輕爲人用嗟乎天地之心其何時復見然公見諸行事者如彼動於心徵于聲色者又且如此公少善馳射明年六十而氣力未衰予客廬陵與公及公子進士愈擴爲紀群交仲子諸生愈融與其友王生弘極方從予學古文予將行而弘極來言曰公甚好先生文嘗以謂如雲氣之變形態百出不離其質如兵家軍紀律甚嚴而運用無方請係爲吾黨佾傷之辭予曰公好倜儻客輕財推先人奴婢千指於諸庶弟而一無所取邑田荒糧不平公出身董歸戶事雖親知

不假以私此皆可風世厲俗終不若以兵律生人者之爲大且難然世必將有用公者于是乎書以授弘極而藏之

蕭孟昉曰以兵律一事感慨發憤仁人之言凜若秋霜而文氣雄厚當與周左軍壽敘叅看

○○歐陽介庵七十壽敘

予自丙戌來閉戶山中者二十年游江淮間十餘年所交君子半天下獨湖西舟船上下未嘗舍止交游頗少人嘗念歐陽文忠文信國之鄉必有遺民剩夫隱伏未見而平居誦法文忠之文最篤行當求其子孫而交之後過泰和以感槩交蕭太常諸子孟昉慨然見太常之流風餘韻焉丙辰寓富田五日詢文氏子孫無聞者又值有兵事不獲展拜信國祠墓以爲恨丁巳四月客孟昉則常道其姻舊介庵先生介菴

家蜀口、爲歐陽氏冠冕明季以明經、補嶺南廣文、未就隱處而歌先王之風垂四十年、予固願見而介菴居山中不獲往、既而孟昉言曰、去年五月、先生壽七十、時予浮家江南、今歸而子適來、邑士君子、欲因子乞一言以舉觴、可乎、予笑曰、吾寧俗以十有一、爲壽貞元之義、予壽黃大夫人八十、詳矣、以予而序七十有一、固宜然、吾低徊於文忠公所以爲人益嘆介菴之不可及也、天下剛德者多禍戾、優柔和平者臨節而失其守、古今類然、公和易正直、兼古賢者所難、能

（専以文忠立論）

而諸君亦介菴咸謂其居平恂恂未嘗臧否人物及臨大事決公議毅然守之正而執之固嗟乎吾所以服誦文忠公者既幸見于其子孫而喜施與不侵然諾好儒先之學言規而行矩諸君子則又不啻其口出蓋自有宋以來吉安之文章節義甲天下天下所以推服吾江右者實吉安爲之表況爲吾平生所服習其教之人之鄉又親爲之子孫而賢焉者則亦安得以未嘗謀面而不爲之樂道之也吾因是以復孟昉欲使孟昉通於介菴從諸君子後登堂執爵而一

（又于空中嘆嘆低徊只以節義二字送）

（照佶國）

（一氣內俯擽）

望其顏色可乎

陳方平曰從慨想古人處入題文情低徊不盡自爾洗脫凡俗矣

〇〇〇贈楊仲子六十敘

秦人楊仲子、客南昌之蓼洲、吾友胡心仲奇之、介余以見、既覽余續論十篇、喜而序之、與之談無不盡、仲子客南昌久、無人知仲子者、其僑揚州、揚州人亦不知其知仲子者曰、家世顯仕、伯仲工制業于秦中、爲達者、國變棄諸生服、或曰、兄弟孝友惇厚有家法、子孫並循謹、以文學名、或又曰、仲子好性理言、繩繩儒者也、余乃仰天而嘆曰、嗟乎、人固不易知、信哉、仲子甚工詩古文、即未有知仲子工詩古文者、夫仲子不

易知豈知人之明不可學抑仲子善自藏確乎而不拔欲知之無從耶余讀司馬遷魏公子傳竊怪博徒賣漿二人者其晦名耶何以聞於鄰國之公子其知名者耶好士如平原何以在國中而不聞且夫古之豪傑隱身寄跡以善藏其用往往晦名于百千庸衆之人而知名于一二卓犖非常之士故非信陵不足交毛薛而其知毛薛以告信陵者亦惟信陵能知之平原則不能也東漢末僕顧厨及之賢既無救於亾漢而劉曹孫氏三國鼎立所謂名士者不處一焉惟

劉表割據方州號能招徠天下士坐談自大終于無成然後知名士之不足用如此臥龍鳳雛佐命蜀漢聲施後世其在當日亦惟德操數人知之使天下盡知是二人者則昭烈無待於德操之舉而天下群雄久物色而網羅之豈能晦遯隱忍以待劉氏之興哉方心仲言余于仲子仲子曰吾聞之久矣得毋為文章知名之士矣乎蓋見余而後交相得然仲子久知有余余則不知有仲子余滋愧乎仲子之善藏也仲子今年六十覩南陽出草廬士元治中時年不啻倍

掉尾抽結前孝友有體

之而神明精強自得其藏爾深其發也吾不得而知之矣仲子名敏芳所稱涇陽蘭佩先生也伯紉芷翁明年亦七十家人千指伯爲督益同釜而食云

胡心仲曰連用十數知字與信陵傳中用客字同而神情總自信陵傳來○文字發揮馳騁極矣而相得無蘊處不說出亦肯仲子之爲人

許師六日不實敘仲子行事只就人不易知上發論而生平已隱躍言下通篇從無生有反覆動人以龍門紀傳手筆爲壽文安在壽文之不可傳也

龍令君夫婦六十敘

丙辰秋予客蕭生從泓之西秋閣夜與論詩言唐人無壽詩有之不過如王昌齡河上老人之作又爲言詩體各各不同因及古人八音體之工巧時黃君公雅在坐曰先生曾見承新龍夫人八音詩乎予曰未也公雅乃誦其公車憶予一章予驚問龍夫人何伉儷是何代人邪公雅曰此吾外姊姓賀氏今孝廉科賓之母也與其夫子攸令君年纔六十耳未幾予遊兵水雲庵孝廉舊讀書處地偏無人事公雅日過予

嘗道攸縣君及夫人事君永曆間以明經知攸縣數月解組歸萃箎室課耕皃溪山中間與二三勝友尋山水飲酒論文而夫人獨居龍溪搆竹隱樓日事修與孝廉賦詩彈棋于母相唱和無虛日或手調絲桐以自陶寫攸縣君歲時過從則夫婦相敬如嚴賓焉今六月君夫人皆壽六十吾于禮宜賀敢請先生之文追觴之予嘗客揚州會敘下夫人青山集客酒陵爲黃夫人敘娛墨軒詩于人才之難幸不幸之間三致嘆焉黃卞二夫人皆中道賦黃鴻又有衛夜人

之感若與夫人齊年康强加以令子克纘其學尤其
宗可不謂天幸者歟　古之負
擔挽鹿車莫不與伉儷偕隱而君夫人銜宇相望于
數十里之間各適其志以自適其加于古人一等耶
予　聞君性樂施焚數千金之券歲歉散廩粟以貸
貧者而夫人善繪事所繪大士像最工且多予嘗見
而題其上然則君夫人之所以自壽者可知已於是
書以貽公雅而歸諸君夫人之子云
　門人蕭從泓曰文之用意處如輕雲漏日用法處

如游魚出淵不必議論而自然者此類是也

○○○李元仲六十壽序

予少愛春秋左氏傳年幾五十讀之不厭嘗以謂天道十年一變三十年爲一世而二世爲六十年剝復盈虛消息之數於是爲極左氏傳春秋列國事凡四六十爲二百四十年又當王道衰熄之後後世不講年之變無弗有者特其文簡義隱約非深思力索不能得其解左氏好紀怪異所載老壽之人恒多奇跡長狄僑如百餘歲侵魯見獲此不足道絳縣賢者年七十能執土功於杞延州季子九十餘將兵古者七

十而致政、備石碏告老、未詳在莊公何年、然桓公立十六年見殺、則碏已八九十歲、故其使告陳曰、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方且謀州吁殺其子厚、立宣公、智加精練、以復讎定國難、乃非於耄昏之歲、何以後世二千三四百年、間未遽見其人、而其所稱引古人事、則又有不可解者、魏絳和戎、述窮羿夏康之與、聊云夏故臣靡事羿、寒浞滅羿、靡奔有鬲氏、以與少康、拔羿逐王相二十八年、而浞殺羿、浞篡四十年、少康復辟、靡當相逐時、爲夏臣、非幼穉可知、身歷羿浞垂七十

年、然則祀冥祀天之日廟當年百歲以下假御石帝
成功尤奇、且吾嘗疑靡之爲心、無乃非人情也、人上
壽百歲、少昊顓頊、帝舜禹、皆以壽聞、雖上古、氣運敦、
龐、壽百歲者、亦罕、斛身爲賊臣三十年、邪服而後奔
竄、伏莽五六、即十年、廟忠且智、獨不念人壽難倖得
惡名不可久居、此七十年間、脫令身先朝露、則萬世
下、當與莽大夫、唐六臣並列、然廟悟然身且爲之死
而益聊則誠何心也」寧化李元仲先生、書無所不讀、
三十年、危言危行、　與吾友彭

躬菴季弟和公交甚篤、今九月、先生紀年六十、此韓愈所謂十日十二子相配窮而復之數也躬菴將親往爲壽、遂舉所疑質先生、以庶幾吾黨草間乞言之義云、

願景范曰文如雲氣蜃樓瞬不知其何以成止不知其何以散而字字沈着悲壯壽文至此眞絶調矣

○黃母六十壽敘

歲曆維作噩之且月門人黃光會母夫人壽六袠於是其同學生來乞言於予予曰光會兄弟率母訓自成立各教授生徒求仁者之粟以養其親是亦足以壽母矣雖然予因光會之母以風世之爲母予何能已於言母年十四歸中采君獨身理中饋如成人婦年二十七而稱未亡人光會爲遺腹子二兄並六歲以下丙戌翁樂亞先生既徇義母諸子益無依倚乃徙就舅氏深山中作屋連衡宇延師以教諸子日夜

身紡織具酒饌雖歲儉物踊貴無敢不豐諸子課畢定省必問所肄業多少時涕泣言汝祖平生尊師教汝父不幸早夭爾輩當勉強問學繼父志慰汝祖地下時先會幼亦涕泣下不能仰視也諸子既各娶婦母嘗庭立諸子命諸婦立幕內稱述家世勤儉之德閨中人之雍穆先人善德事與所以教訓子若孫者故諸婦和安禮法無或反唇而稽方母之于歸也逾年姑病蠱疾醫人使納蟾蜍猪胃中既熟沈湯而進之氣穢惡曰有死不肯食母輒引飲其半無難色於

是姑以爲不足介意飲至盡頃大嘔噦腹中物盡出病遂瘳母姓王氏爲黎川望族其高祖母享年百有二歲故人稱母外家者皆曰百歲支下孫禧以爲母於姑孝於夫節於子慈且義傳曰五世之後必復其祖母壽不百歲不艾矣

涂宜振曰平叙中能造句設色使人神爽而飲藥一段尤有生氣

○○○于母七十壽叙

古今之稱節婦與忠臣並重而婦節爲尤難然所遭又各有其時必論其時然後忠與節之難者可得而見受遺而託六尺之孤盡瘁鞠躬以無辱命此凡爲忠臣者之事而或當太平無事之日從容措置於廟堂之上而天下晏如或受命於倉卒處位於危疑羈旅游與外內多故而能扶持匡定以無隕其先烈此二者非可以同日語也友人鄞縣王正子母夫人年（以王母引到于母入題）二十而寡流離患難翼其子以至於今予常舉是說（超脫而文情增無限曲折悲慨）

也以告正子正子曰誠哉子之言矣然世之抱難爲
之節隱德閨門之内或不生賢子令孫上得請旌表
之典下俾大君子紀述於文章形於歌咏其湮没而
不傳者何可勝道今吾友廣陵于君王庭王臣之母
夫人獨身翼其子以至於今七十年者凡三十四年
矣予曰願詳聞之正子曰母姓薛氏十九而歸羡翁
翁十八年而翁没在甲申之五月令夫母産宜陵巨
族于氏系出忠肅以禮義詩書世其家其比節柏舟
固無足異者嗟乎時之所爲極難耳方甲申三月京

師陷踰二月而翁以疾卒海陵是時淮南北大亂揚之屬無開戶之家麾赤幟而掠草草而持白梏者輩相屬於野母以一少婦人衰衣雪涕攜弱子稺女竄走山谷東西轉徙無定處卒能免外侮守故業教其子以成名諸孫皆斐然有文學亦可以爲難矣而母二子方懼其母之無傳也（似敘似論而不斷如史記傳筆法）於是仲冬日二十有五爲母七十初度正子介二君操名紙詣予再拜奉母夫人之行述而乞言予再拜受簡讀而謝曰母之節（應）辟諸忠臣其殆當其時之所難者歟

然世之乞言以榮其親必達（以下轉入求文處發揮到）

官之貴人　而（筆合）予自甲申來伏首草間棄諸生服以

布衣老者亦三十四年二君何　予言是微爲

王子曰二君固常與吾有言矣布衣之士

勢微而力屈於當世一無所重輕獨文章爲有權故

懷道業而能文者其至也雖天子宰相不能與之較

工拙且（轉合挽母）吾母氏固非後　貴人言爲賢於鄉

里者也然（非予）則予言其何嚴予聞是說也面熱而汗浹於

背然而不敢辭

於是並次先後語歸二君以侑觴

徐孝先曰文分三段首段借忠臣之難以形節婦中段叙事末段發求文本意而通篇以正子問答作格曲折錯綜遂增無限烟波其叙次尋常請謝之言皆極姿態所謂老致紛披者如此

王正子曰嘗讀先生所作壽文數十篇超凡脫俗極其變化至悽愴嗚咽之音揉曳之態當推此篇爲第一

叙次簡古有法

○○歙縣吳翁八十壽叙

歙縣友人閔君無作、與予相見於揚州曰、某年月日鄉君子吳翁長衢壽八十、敢介其子烋、燈、爀、爓、北望再頓首奉書以乞言、於是閔君曰、翁先君南岳公用積著起家、翁念曾大父新齋公、以春秋中甲科、歷官郡守、大父南波公、明經爲邑長令、不可當吾世而弗紹也、於是偕其仲力學、爲諸生最、既數奇、家中落、復偕仲治生計。業起踰昔時。則益務施予、周人之急難、堤梁、捐逋負、過千金、於宗爲祠廟文會之館、教訓其

無中生有
穿鑿論

子弟之秀者而於諸弟尤篤愛諸弟皆以嚴父事翁仲既弗祿視其子與子俱毋較財當翁之少也南岳公有弟貧翁嘗勸公捐財以讓叔氏叔氏子孫是以衍門以內雍雍然無交曆而稽者翁之化也翁爲人醇厚寬恕有禮練溪之濱薰而善者如于人子以爲是是可以壽無虛子之文矣乎閔君言如是予端拱南望而致肅顧謂閔君曰善哉其於兄弟也與哉泰伯讓弟以成孝仲雍事兄如事父吳氏子孫皆忠其爲非伯出也者伯仲孝友大致厥家至孫用章實有

文於容中結撰

吳國封爵上公是以傳世十八歷年六百有餘無弑篡之禍爲周公太公之後所不及終吳之世惟光一人而是時延州季子復推讓於兄子年老歷聘上國豈非順德之應與翁既好行其德有自天祐之之吉而於兄弟於兄弟之子慈愛無厭其眞克念祖德者吾聞翁年八十强敏如四五十人閒居讀書不輟時或與親舊奕棋笑語夜漏下二三十籌聞子聲丁丁然延州年壽不可考予讀左氏傳哀公十年札將兵與楚子期軍竟上時季子年九十餘矣尚能習兵事

親駕車騎號令三軍士與彊楚爭雄於金鼓之間邈百歲無足多者翁矍鑠不減延州吳氏世德之應又當有在矣予未親見翁而閱君君子也其言信閱君其以吾言復於翁諸令子若不以爲不文曰是可書也則請書之爲翁壽

姜鐵夫曰前半開手便叙實事後半全從空中發揮諸壽文中又變一格

○○閔母七十壽敘

粤自太姒以胎教著於詩禮、邑姜以才列亂臣、後世稱婦德者、必以克相其夫、教其子、爲能賢。蓋婦人無外事、酒漿織紝、中饋之常德、故觀其夫與子之賢、則其爲妻爲母者可知、然相其夫者事未易顯、而教其子者顯與夫共、教其子者事猶未顯、而教子於夫之既沒、則其事最顯而尤難、予交歙縣閔君本貞、年甫壯、醇厚、有長者之德、不事制舉業、而斐然溫文、好詩書、由國子生授職、將宰百里、不慢不驕、樂交四方之

賢士而閔君則又早歲而孤吾竊怪其何以致此也及久與之游交其群從伯叔兄弟然後知其得於母夫人之教出尋常萬萬母生塌田巨族鮑氏寡言笑爲父母所器其歸士升翁也姑熊太君在堂母事之得其歡性慈御臧獲笞駡罕及者而門以內小大咸畏憚是以士升翁相莊如賓友翁好行其德則皆母有以助成之母中年乘木貞貞十五而翁見背方翁少起艱難產不及中人貲母并家政經營籌策勤多奇中由是家道浸以昌大昔寡婦清生巴微能殖財

印御秦皇帝動色加禮至爲之築女懷淸臺淸固奇婦人也然太史公未嘗載其女德又其子無聞於當世豈地僻年久遂傳述不詳抑有籌畫之未加以克修內行善教子成名者固不易得耶戊午六月母七十初度本貞恭母行述再拜乞言于禧禧反恭再拜而謝曰予固已知之矣昔者熊太君壽百歲予謬爲頌祝之文時太君從本貞居母以婦道兼子職者蓋十年每事先意奉太君太君無幾微見言色吾聞孝德不匱于壽爲宜太姒思媚大妊享年高其數不可

得壽而武王未受天命已七十餘歲邑姜元妃時猶備十亂之數則其康壽可知母今七十身康疆善飯他日吾猶得執筆復爲母作百歲之文本貞勤德不懈將必有崇臺烏頭而赤其四角者何區區懷涛之足慕云

楊青臣曰文體暢博而湲蔚其無中生有處如雲霞之爛起

〇〇程翁七十壽敘

廣陵於天下號稱繁富四方官客之所寄財貨所聚故其俗紛華競侈以相高鮮衣美食甲大江南北而好行其德者亦進進出其間爲他郡邑所不及吾五至揚州見夫收棄子而乳之者有人瀆河水患饑民千萬爲郡糜而食之者有人冬人病涉梁之有人大江漭泱盲風覆舟造輕舸拯溺人懸賞格于漁子者有人酷暑薄厲虐館疾醫而行藥者有人夫乳棄子之費金以數萬計食饑之金以十數萬計拯溺之金

詭以見其雖極費美之金

以數千計橋梁道路唐肆茶飲之金以千百十計甚

矣揚之人之好行其德也吾嘗以爲天下細民之窮

非大患也富民窮而天下乃眞窮故善治天下者必

務養富民富民養而窮民乃有所賴藉以全其生是

故富民者窮民之命國家之府也然富而好行其德

者不可不以爲勸丁巳冬予飲黃君藎臣家時閱君

家南同一客至髭鬚皤然溫然而恭神明淸而强二

君顧謂予曰此程翁休如也識之乎予揖而言曰未

也雖然聞之揚之乳棄子者翁在焉食饑民者翁

在焉立賞格拯溺人者翁在焉橋路唐肆茶藥之施翁無不在焉甚矣翁好行其德者也二君曰不寧唯是五里墩有敗閘植巨楠百數十邪水滅之大舟闇觸立破禍人無數或以爲神椿一日河涸而椿見翁出金貲事使人拔以登鳳凰橋壞南北人病涉雙橋之路圯病行人翁皆單力治之且翁德罔莫大於賑（單抽一事）饑民者（極言之）翁既出金與粟又身獨董一方事久而不言勞猶粥廠人衆日有擠死者翁請于鹽御史另于淨慧園增設一廠親董其事凡四十日共賑饑民七十七萬五千二百餘人予曰嗟乎甚矣任事之難也夫任賑饑

之事爲尤難部署不得其方則擠沓糾紛而饑民死分給不均則饑與飽偏勝而饑民死水火之劑不調則潰腹胃傷而饑民死不能察在事者之侵牟則金粟中飽財不繼而饑民死翁身董其事使饑者去四死得四生宜乎老壽而清强也三君曰去臘翁壽七十翁子孫曾凡三十餘人仲子澎方官京師待次爲部郎不得親乞言吾三人者五十年昆弟交也敢請子之文追壽之可乎余笑曰可也

遂書以壽翁

汪蛟門曰敘述程翁善德而以養富民及賑饑大議論夾發之遂使文有關係增幾許光鋩矣

柳長在曰前段虛籠後段實應却妙單抽賑饑一事重作議論便于整齊中得參差錯綜之妙

〇〇〇蕭孟昉六十敘

戊午仲冬予辭徵與疾章門吾友研隣子會以耋語屬郡舍踰月六十初度研隣諸子從泓子門人也來乞言予曰微子謁之吾固將言之錢虞山吳梅村所爲予世父四十五十之文予則既見之諸如孝友於家爲邑人興除大利害賑施於親疎數十年不倦亦雜見於他文予獨於研隣所以處患難者而嘆交游之義於今爲信研隣世家子早有譽於天下天下賢豪士從之如流水世以爲有鄭當時之風夫氣不足

以葢天下者不能交天下之士無高明特達之見則不足以知人研隣廣交而知人無妄之禍如天將壓而謀面與未謀面慕義者莫不咨嗟扼腕願爲之出力研隣覊鄴舍左圖右史日焚香作文字泮渙若無所與此固研隣天資過人要不可謂非交游力也予讀左氏傳至晉公子歷之諸國以爲五霸國皆萃於是亦春秋一大都會也當其適宋宋襄公贈馬二十乘之楚楚成王燕勞而禮之之齊之秦齊桓公秦穆公皆妻以女齊亦贈馬二十乘皆能知晉公子之賢

必反其國而撖其從者獨於曹衛雖其臣切諫而君不禮焉竊怪衛文公（單指衛文洗發於暢言此篇之論）以賢明之君於邢狄滅亾之餘猶能布衣帛冠勤政勸學以興其國而於晉公子諸人獨不能知而爲之禮何哉然後知守文循故之人固不足與論度外之事也齊秦諸君身守一國而志在天下其平日君臣所相經營者皆不僅四境之內彼衛文公則不能嗟乎（忽合本題却以交容汲任）世慕研隣交游之盛抑知其交游固自有本乎研隣閱世數十年（明抽楚成情結）楚成王所謂艱難（晉公子却忽以晉公子況研隣之守牽拂最變化）險阻備嘗民之情僞盡知之者研隣則既身親之

夫積之久者流必遠。而天地之道。勞者常生。子世艾之壽。其亦可以是徵。從泓再拜曰。諾。於是口授從泓莊錄而獻之。

弟和公曰。以交游發偉論。開拓心胸。增長志識。而孝友仁義文學俱用。閒筆帶出。賓主牽綴。最爲雅構。

蕭虎符曰。此恰是患難後。六十壽文。四十五十時。一毫移借不得。

〇〇〇季弟五十述

歲己未之仲冬十八日予季禮季五十有一子儆儼侃將觴諸賓乞言焉儆生晚二子尤幼于季平生事弗詳淵明曰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作季弟五十述

先徵君年二十四生兄祥二十八生禧又五年己巳生禮長字曰和公和公幼遲鈍性劣父母以屬予予十一二歲有過輒鞭撻之不以聞亦嘗與為兒戲稍變色即惴惴無所容嘗犯教先妣怒且咲曰會須與

汝叔兄言予與伯兄私憂之年十四予偶繙季帥稿得雜記語云叔兄每管罵我心愛我也我樂得親之予驚以告伯兄曰是子殆有心胸人年十七補諸生丁亥邑新令至徵君召諸子曰汝輩云何禧率爾對曰甲申哭臨之言猶在也禧父舍病願奉父母以隱徵君曰可禮對曰願從叔兄後徵君笑曰爾未有名字人將以爲逋督學使者試耳對曰道我不識一丁字固不以亂吾意徵君曰可伯兄逡巡對曰長子責在宗祧祔其出乎于是二弟出居奉父母伯兄獨身

出而季更以剛直自見性誠寡言論然往往面折人
（轉處總提一篇）
急然諾喜任難事好倜儻立節浮沉于時文刻苦讀書工古文詩名日起易堂執友長季二十年以上者皆特與為兄弟交二兄儼然以畏友禮之徵君嘗笑謂禧曰吾不意此兒如是壬辰山中變財物盡于賊二老無所養時伯兄客潮州師旅盜中梗路絕歲且暮季曰吾當取束脩于潮為菽水貲遂立行返盜盜出商旅蜂屯不敢過季聞賊方殺行人于險趣候人荷擔行伺其傭告等人曰彼方得貨不遽出也幾削

要來矣遂行隘上人血正鮮等人戰慄過之明日客聞旬有踵行者竟被賊由是季以膽畧聞父毋既歿季益事遠遊之閩廣渡海達瓊州北抵燕過豫適楚入秦上太華山遊龍門歸而築室于翠微峯之頂自榜曰吾廬其省伯兄于燕也出東方饑而食人竟過之渡瓊海風浪夜作乘月作渡海歌瓊州兵變索人而殺之季主裨將家作海南道中詩季爲設計畫平其亂瓊州雄長海外大總兵尊北拱侯措紳以下皆屈之聞季名請見季長揖爲上客一州皆驚謂海忠

介祠四拜謁丘文莊揖之省丘邦士于秦聞道人彭躬山居華山絕嶮處一日道中四十里躡鐵飛磴訪之高韓昌黎哭處十里過中州赤身渡伊水逢友人交騎語頭觸棗樹破幾斃語詳彭躬菴南海西秦詩敘中季足跡幾遍天下所至必交其賢豪尋訪窮岩遺逸之士（結上起下又一提總挈）而天下士亦往往識其姓字願一見與納交歲己亥季下江南至吳城問舟有虬鬚僧先在舟曰公何姓曰姓魏虬鬚僧曰得非魏和公乎相與大笑深談數日夜至金陵書廊閱市書有老人聞江

西商經前揖曰人言江西魏和公將到果耶季與語老人大驚其適楚也至武昌將登黃鶴樓于道見一男子魁形濶步仰視而行若旁無人者獨數目季季亦異其狀相與目之既而諸大官自樓上鞫獄來二人爲五百所御金肩立墻下季欲以言發之曰君何處人客曰江南也君何處季曰贛州客曰贛之寧都有三魏知之乎曰寧都魏氏固多耳客曰不然彼所兄弟三人長曰伯子次曰叔子季曰和公吾客粵粵中陳元孝言天下客粵衆矣未有若魏和公者吾鄉

夕恨不見其人是以問季笑曰使在君旁欲一識之耶因自指曰此是也客大呌曰異哉我數目君我固知此間無此人也携手大步登黃鶴樓貰酒痛飲極歡與歸逆旅中留數日去南康義士陷大刑事屬某司理司理故寧化李元仲門人也往季病就醫瑞金縣司理會候視之寒作低幃而見於是季輙衝風雪走元仲所索書詭云有販布客傳此事今附書布客來當活義士季留一夜即衝風雪走會城時手瘡持織膚裂血流腕至則無人肯名布客見司理者又恐

司理詢元仲家事不應得大罪而事頗急不得待季乃易名爲賤布客執手本叩頭見之司理問客與魏和公親屬耶對曰在五服中司理揖之起賜坐客讓不敢司理曰和公兄弟行何爾爲强坐之詢元仲起居出明日再見叩頭受報書司理引之起他日司理聞之大笑且自恨曰吾開眼乃爲魏和公所賣季以布衣遊與公卿或折節交之無所驕亦間受其饋然平生未嘗事干請性慷慨施與樂揮擲得金輒散盡客浙江時撫軍范公贈遺之歸爲大宗宗子娶婦吾

甥外氏絕立嗣子亦爲娶婦改葬先外祖及舅氏于
近壟並不以閑兄弟及述徵君志獨操筆修大宗二
百季譜皆秉古法酌于今所可行宗人德之歲歲祠
祭致胙焉季二十後病內傷咳父母喪幾殆又性褊（以丁全以至情平事收拾適能奇宕之）
（淋漓婉潺蕩無数拔翔波）不能容物舉止好任意飲食寒暑勞苦不節適故疾
嘗罷而頻危今得至于五十者幸也比季東南亂起
贑郡文武大吏皆引重季與季斷大事卑盆嘗塡寓
門季亦因是爲地方興除大利害而羣豪起者爭虛
左席以待季季皆弗應是以得全其身名優遊吾廬

之也以至于今者又幸也吾兄弟三人如一身自幼至老如一日憶戊寅徵君析產持一田券躊躇謂毋曰以與祥則禮損與禮則祥損季時九歲適過案傍應聲曰寧損我毋以損伯兄蓋徵君之教先孝弟後財利故季雖幼弱而明於義利若此今伯兄五十有八輙遭大變吾與季日夜腐心泣血終無可如何吾先世數傳未有年六十者吾季五十有一吾又加五秊聊以桑榆自解日久情移不能不謀所自適終餘秊是用苟活兄子世傑長做十年稍歷世故又以孝

殆吾是有述俾爾曹子孫知之握筆之際悲喜交加語無倫次不能文也

彭中叔曰和公倜儻奇男子此文瑕瑜並見正爲得奇處神采奕奕令人如目見耳聞于此也文只隨筆敘寫而脉絡融注意格錯綜處妙與古法會矣

○○○彭躬庵七十序

余乙酉年二十二交躬庵先生至今三十五年如一日雖一父之子無以過也蓋古朋友之義不講于世久矣余十一歲頗知求友里中如劉公定李咸齋曾靑藜謝君求或以篤行令德或汚身辱名而志不撓皆次第相與爲石交意中竊自負若以爲天下無人及見先生所行事議論稱道其交游之人則皆若古書傳所記載不覺惝怳自失意若發醯雞之覆而見天取眢井之蛙而投之江河也初先生以福淸林退

菴言知予立談定交決計與朱用霖携妻子相就舟至余方晨起聞之蓬頭垢面裙被走砂磧相見慷慨談論每至佳處先生輒攤兩手向用霖曰何如是時先生長予十四年爲名卿相所賓禮立義聲有大名于時予方跼蹐鄉里名不出州府而先生一見特與爲兄弟交古人所稱知已何以過焉然吾兩人山居

（如此方是不苟爲同不是立淡意氣之交）

爭論古今事及督身所過失往往動色厲聲張目至流涕不止退而作書數千言相攻謫兩人者或立相受過或數日旬日意始平初未嘗畧有所芥蔕而先

生性尤嚴烈無鉅細事輙危言切論以警懼之余嘗謂易堂諸子曰吾生平多君子交所奉爲益友畏友者必以躬庵爲首葢其言之切中可奉爲韋絃而其不必中者吾亦可儲爲藥石也余于是而嘆夫人朋友之功葢幾于生成等且夫一鄉一曲莫不有忠信之士可寄托之人然而賢人君子之足名于天下後世不多見者則何以故葢無特達偉俊之人爲之開發其胸智所不知夾持其力所不及而俗師小儒又以其鄙志陋識自私自利之學術教導而薫陶之是

以雖有美質終于汨没而不能自立以有成也豫章之林松栢之木可以歷霜雪勝棟梁也明矣然而無揚師焉爲之識拔灌溉長養而護持之使之雜生于棫柞之中瘠土之上牛羊斧斤又從而尋之其得成材者幸矣而其能自樹植以有其天年者然且根荄不衍枝幹不強而不足以勝梁棟悲夫吾甚惜乎鄉曲之士忠信可寄托之才而終與棫柞弱草同類而並腐也則甚矣余之多幸也先生老不忘世四十年不安其席比遊楚阻兵不得歸或有以高官達爵餌

先生者先生去而逃之山中及歸而先生適七十易堂諸子咸謂先生得出處之正六百里奚七十而入秦先生七十而去之其義當必有在而先生則曰吾（眞諦至）不敢負吾朋友也噫此吾所以交三十五年而如一日者也（理而神妙于法）（妙）先生出矣言謝遠近交之以詩文來壽者余則何能已于言故不敢誦言以侑先生之觴而私序之以告同學云

彭中叔曰人才須師友而成本是平論此獨從松栢不得爲棟梁處十分慨息議論便自切要俊偉

其一氣雄浩亦似擬樹廬文字也

弟和公曰寫躬庵爲人與二人乍交淡交處弈弈

如目見何減太史公傳

○○贈程山五君子五十序

同立乎程山之門有六君子焉封君禹成最長其五十也予爲序以贈之黃君維緝之五十以辛亥甘君楗齋以壬子危君二爲以丙辰湯君長人以丁巳曾君美公以戊午五君子者予皆欲得序之未遑也而危君之子湜湯君之子一德申前說以請予卤莽予學何足知五君子然予得與程山先生爲兄弟交六君子者皆得以卤學相雁行其知之不可謂不深則是五君子者予其何能已于言乎易曰君子之道或

出或處或默或語維緝成進士蕭然若布衣人自終養至乞病未嘗涖一日之官此仕而如隱者也楳齋一試諸生輒棄去不輕持面目見人然均差徭平劇賊爲郡邑興除大利害日飯蔬飲水而營心天下之故此隱而如仕者也此二君者最相得久其出處語默殊不同而二爲長人恂恂修諸生之業美公四十餘庠序忽舉而棄之家貧至腐豆賣錢以自給是又何所見耶然而孝友于家廉于財不苟且于言行學古賢者之學而歉然以爲若將弗及然者則無

也予自視行已玷闕不敢望五君子之項背則無弗同也然其爲人美公毅而介長人和而有守揵齋二爲坦中而好義維絹虛已而摯五君子性情行已之不同又如此者然予猶有欲質問于五君子者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夫孔子所謂講學非徒考鐘擊磬揖讓進退匡坐而談經也葢朝觀而夕摩疑相質而過相規無事非學則無時非講學故予夏日予離群而索居也久矣往五君子同聚于程山比年離亂各散處相去或數

十百里歲時不二三相見其所以爲學獨處而不孤無輔而不懈者當必有在乎固願聞之以自鞭策項吾季弟五十初度遠近之友來集而吾易堂自叔季外躬庵中叔二人而已古人晨星之歎不勝怛然于心竊憂夫良友之日寡吾行已日以玷闕也而程山六君子者尚巋然五人者存焉則何其幸矣哉夫姤之爲卦五陽在上而一陰生聖人爲之危懼有勿用取女羸豕乎蹢躅之戒然使五陽同心堅立而不反則一陰必不能相牽以進遯且無有而況于剝乎五

君子從程山先生學易而先後當五十之年其必有以詔我矣

施虹玉曰西江理學之藪私心嚮往讀此作想見江上數峯青

曾止山曰序事簡淨潑得太史公合傳之法人各數語可槩生平結以易終寓意潑矣

○○○贈謝約齋六十有四叙

乙卯四月程山先生六十初度時西南亂方劇寧都南豐二百里間或赤纓介馬而馳或裒冠博衣翺翔于墟市相去若絕域及巳未東南旣定烟火千里行李數往還予以易垢之義追叙五君子五十而始傳先生六十之壽葢先生巳六十有四矣予更請以易論易自乾坤六子八其八之數爲六十有四而卦全天地之大萬物萬事之變理亂興亡之氣數自今以至于無終窮期舉未有能出此者然人生六十十日

十二子旣窮倘所謂剝之時非耶物窮則變剝則必復先生之六十旣四年矣夫剝不遠復剝復之間有坤焉以厚德之土養其碩果以至于萌芽蕃大然後可以屢進而之乾洪範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思曰睿睿作聖疏曰思通土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晦于剝見于復而養于坤萬物生死出入皆在乎土萬物有新故而土無新故萬物有成毀存亡而土無之是以大旱流金不大浸稽天而土如故也古之聖賢儀表不以易其

操患難不以挫其志拂逆叢挫之雜投不以亂其心其所以養之至矣先生學道三十年晚尤以養心爲學然則今日者天人之際其皆在易之坤乎夫物之方剝庶草百卉亦恒有千時而橫發者而碩果之爲物非養之至深氣足而候至則必不輕吐其萌芽是以由根枝以至拱把環抱其枝葉可蔭而果可以食剝之不遽復也所以復之者深也人則不知而天知之先生其益厚土之德以剛健中正自養而需乾之會自此而七十八十以至于百歲予淺陋其何足知

之

屈翁山曰天地之太和在碩果天地之心惟程山知之叔子能言之文之精純亦有一陽初復之象說易以此爲至

王璞庵曰談易入微行文之妙眞宇宙在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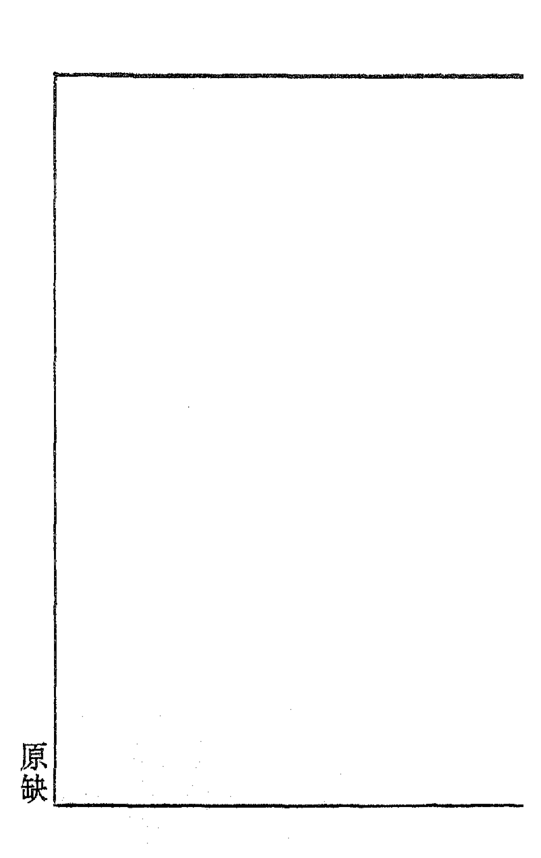
歐陽期伊五十序

歐陽介庵翁常爲予道其族子期伊君賢且能文因得交之介庵孫士杰予門人也方師期伊爲制舉業己未十月予將歸易堂士杰請曰月之十二日師期伊五十初度杰敢乞先生之言爲壽予曰諾期伊端士也吾何吝乎一言期伊聞之攝衣冠趨室中頓首而辭曰某何敢雖然某有母異乎他人之爲母願先生一言褒之某死且不朽雖百歲之賜何有焉于是鯁涕再拜稽首而言曰某側室子也嫡母姓蕭氏母

康氏父台垣公年四十七而生某生五歲而吾父見背時嫡母年才三十二無子與母康忍死以鞠不肖顧我復我逾于吾所生某家故饒貲産以寡弱悉爲親屬所吞茹養生之具盡而母矢靡他節從不肖子終其身以至于今七十有六也夫人情舉子晚則愛之重幼孤則益驕某是以幼失學壯厠子衿而佻達不悛無有所成德以光榮吾母某罪重矣其後痛懲往者之非而忽忽年且五十悔之無及慼世有爲嫡母如母者哉予聞之嘆曰嗟乎世有爲嫡母如母者

哉雖然有是母必有是子期伊之言樸而至創鉅而痛深孝子之言也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是故孝者必仁仁必生生而不息期伊之所不敢自壽者其即期伊之所以壽歟遂書貽士杰以爲期伊壽

門人陳家銘曰文本壽子却通篇俱是述其賢母妙從子口寫出不致喧賓失主意格高脫于壽文中又出一格矣



原缺

○○○羅母六十序

己未十月，歙縣羅母葉太君六十初度，友人黃仙裳、陸懸圃、王正子、並寓書山中，介其子慶善、述善、敎善來乞言，書至，踰母壽已百二十日，然余不可以無言，敢藉手三君，以復三令子，于是空首濡筆而爲文曰：人之克有令名，以壽其身，垂諸後裔，必以常德爲基焉，而特達之識，先機之智，雖丈夫讀書，識理亂者所未易及，至婦人女子，身處閨闥之内，親杵舂麻枲之事，抑又難矣，母出葉氏望族，既歸若履君，事翁如父

事繼姑如母于小姑娣姒若屬毛然又以身爲冡婦有內政之責事鉅細皆親執勞以先家人綜覈無失算若履君即世遂謝莞籥至析箸則田畝器用皆自取其下者人以爲有薛包之風所居大廈母身親經營並推讓叔季無吝色唯誡三子以自立曰毋嗛嗛財產爲也而三子卒能好學立行結賢友以顯其親所謂以常德爲基者非耶吾聞甲寅先五六年天下無事新安稱樂土母從容謂三子曰吾以人事覘之此土其將有變乎變作吾儆處萬山中將不得出于

是慨然命三子徙家淮海未幾而毋言大驗昔呂須聞祿產釋兵就第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須可謂智而决矣余甚惜其所見之不早夫呂氏之禍伏於握兵之日而特發于罷兵之日耳珠玉寶器豈待此時而後散哉且夫引年延壽之道或以導引或以服餌皆致養于內者也而不知亦視乎其時時平則導引服餌所以致壽時亂則出處之道趨避去就之方乃引年之大者漆園氏曰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天下之事未知所終始其爲吾虎者何限

以母先幾之識自此至于百歲其終無逢菑害矣乎吾寧都先代有熊母者熊本妻孝于姑慈于小姑自任一切家政使其夫本得專于學本卒親授書教其三子鼎澳習以成名元末羣雄並起僞漢一再遣使徵鼎母曰彼敗可立待鼎亦往元省守臣以書招之母亦不許及鄧衞國取江西聘鼎從事母曰可矣吾聞江表有真人是可依也惜傳不載熊母年壽所極然本為經師從遊甚衆熊母嘗竊聽諸生談論斷其生平壽夭利鈍無爽則本之卒非少年可知而熊母猶

（引証妙此段本証先）（幾帶上段帶總一一捲映收拾）（妙）（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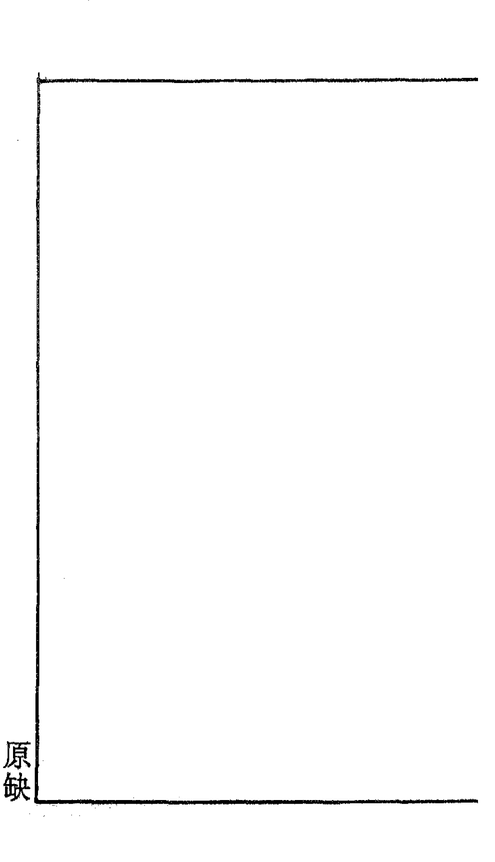
身教三子以成名目見江表盛事其爲老壽不御言者母之孝慈任家政教子與熊母同而先幾之識亦略與相似母之壽其不可以年歲計矣

黃仙裳曰文筆議論如雲中樓閣有烟霞丹碧之氣

陸懸圃曰文分常德先機二段上段以樸勝後段出奇無窮然有前之樸愈覺其後之奇唯變化于法者知之

王亚子曰引兩婦人作陪客一以反映一以正映

文字便覺攢簇可愛



原缺

○胡太夫人八十序

荆州胡公在恪以觀察駐節南昌既告養歸里庚申復以公事至而禧將南下遣憂采薪卧蓼洲之上公乃枉車騎臨禧于床幃曰吾見子壽吳氏程母之文甚悅之其辭可舉也公于是口誦其百餘言既而曰吾亦有母年且八十願得子之一言禧謝曰公少年成名進士再督學于江南江南士之魁天下躋尊遂者不知其幾而顧緦緦于布衣之言乎公笑曰非是之謂也子毋辭于是出行畧一帙再拜而屬之禧禧

再拜而受讀竟歎曰胡氏之興也有以哉有以哉今夫乾之德無所不備而聖人于厚德載物必歸之乎坤是以書傳所載自姜嫄太姒而下若孟氏陶氏桃氏諸母不可勝數夫豈抑丈夫以信婦人哉婦人之德多陰節又往往能輔丈夫所不及是以苟有其人則君子必爲之表章焉公母太夫人姓曹氏爲大忠丞曹公忭之曾孫女公父少孤力學曹君以愛女字之太夫人旣歸封君親執中饋勤紡績以佐封君于學封君之座客常滿而尊酒不虛也洎甲申之變對

君絶意進取太夫人則相與成其志既而封君見背太夫人督公兄弟于學日益嚴公是以至大官公弟三恪工文學而公之子年頡年穀皆先後登賢書鄉里以爲榮則又莫不曰此太夫人之教也吾聞封君在日督諸子學甚嚴太夫人以寬濟之乃封君見背而太夫人之督諸子視封君嚴有加焉曰吾以母而兼父與師欲姑息得乎婦人之情無不暱愛其子不幸而孤則其暱愛也尤甚是故古今之以慈母而敗其先世之業者往往而然而陶母㭊母之倫獨傳于

後世公為政寬猛因時江西之民去而思服之彌切者其學術大率本此（暗列為政妙）公年六十善飲酒聲如洪鐘鬬太夫人八十方健飯公每之官太夫人必有訓戒之辭焉昔嘉靖中海豐太宰楊公巍年八十有六矍鑠如常人其太夫人年百有一歲時有女歸寧年七十循稱少女（從吹前第與字）公未知有弱妹與否然以太夫人之德與公和平之政之及民者其必繼太宰而躋斯盛矣

蔡九霞曰敘事議論相間有山水遊邐之致蕭文中雅奏也

熊見可七十有一序

熊見可先生與其子顒以氣節文章自標持于清江清江之士君皆俛首而下之焉者見可六十時余將南遊以避暑寓樟樹閒才于祝仲立仲立與見可父子於是見可自山中出始見輒相發議論滾滾不窮久之顒方袖氈巾而出余以晕紀交之時顒年三十有九余敬其高節愛其才勉之爲有用之學毋徒以潔身爲自足顒深然之未幾而䝉服遜言以遊于世見可年日老氣日壯其議論閎肆無諱益驚其座人

庚申余就醫雙林道病過樟樹招見可至舟中鬚髮盡白氣尚猶昔也而見可舊年已七十至南州則顧先在朝夕爲余切脉和藥病竟以瘳余病益善遺忘問顧年當四十有幾耶顧曰正五十矣回視初交顧父子時倏忽忽十年嗟乎余與見可與顧十年來頭顱如此長因草土豈不亦可悲矣夫然見可必爲諸生當　烈廟時以拔貢士廷對京師乙酉丙戌令建寧迫近輦轂凡尚方所須咄嗟立辦及延平告急則建寧之兵先諸方而至獲以解圍事見邸報中是見

可之能事已略見于世而獨惜余與頤淳淳悶悶以至于六十五十也頤少余七歲間訪余翠微山中聽余講左傳遂折節爲弟子其人通敏多藝事好俳諧滑稽故入世而無忤往往能濟其尊君子之剛疏而吾又嘗勉頤以誠樸靜重爲大器見可余則又嘗以膽氣許之今老猶足用善飲酒有伏波據鞍顧盼之槩頤比年志在四方頗能得投間抵隙之册乃以家貧親老不能數出外且夫人之得行其志固有時會亦毋爲汲汲也見可先君子極峯先生余所謂三死

以以就義者祖孫父子三世高節見可足以自壽固不在區區年歲間云

門人梁份曰頓挫嗚咽合敘熊先生父子之壽得史記合傳佳處

孫容也七十敘

予往客毘陵聞太守駱公多善政方重興延陵書院與大夫士講學其中予甚賢駱公意必有賢者客左右之他日飲賀天石所坐上有夙客見予至甚歡若重相知者予私問天石何人曰此太守內客孫君容也也予觀其人頗不類爲太守客者與之談果君子既駱公再枉車騎過予予與孫君游習駱公內艱去君亦行嘗嘗以書問予吳中且曰吾有少子季樊負志氣頗愛之將率之來受業未幾予還山季樊更作

書千餘言及所作文字郵致山中觀其意志議論并
凡子也予報書數百言而君自數千里書問來者間
歲不絕戊午冬門人吳子政自河渚歸持吾友顧景
范書至言季樊不祿君哭之幾喪明而年亦且七十
矣嗟乎予見君時未六十予僅四十有餘今予齒落
眼昏頷下鬚黑者可手數忽忽遂十餘年天時人事
之感有怫鬱坎壈不能以自道者而君又遭賢子之
變舉觴之際其何以爲情然吳生言君老尚健步每
聞山巖遺逸士及諸方技通一藝以上者皆不憚遠

道訪之與少壯時無異君其猶將有以用之與吾盟
君家餘姚未四十時嘗以義監軍事于臨安能戰兵
捍臨安之人其父老子弟皆德君士大夫交相禮重
是以僑家於臨夫兵之所過爲荆棘軍營所屯其地
之人數世之後未有不深怨其渠帥者君能使臨安
人德之如是則君之德與才已具見諸行事視干祿
祿一無所展布以老者蓋已遠矣君旁通醫藥形法
家諸技爲人効功不計財雖間爲當路客非其志也
往往以義匡持人不合輒拂衣去其異于世之爲客

有如此者五羖大夫年七十始建功名君伯仲二子才句能自力養君君當自顧以需時會毋爲終戚戚也已未八月吳生復自山中之河渚因爲敘奇景范以追貽君云

顧景范曰澹蕩曆折文之以情勝者

○○鮑生四十叙

詩曰膂力方剛經營四方禮曰人四十曰強而仕是故懷貞抱德肥遯于溪山窮谷者甘心一無所試外此則志氣士句負才句能文章未有鬱鬱久處鄉閭間者也吾門人鮑夔生年十許以詩名未二十交四方之過賓三十而游盛才氣結友幾半天下今年四十會客大將軍幕府生雖不得仕所謂剛而經營者庶幾于是往生北游吾爲文送之欲其因書記之任習文武吏事知四方大利害今九年矣而又佐大將

軍以鎮吾江西江西比年楚閩之禍動相牽綴于數百里閒民之死于賊于兵于焚掠于徵賦于役于無名之刑罰不可算數誠仁人君子蓋目有所不忍見而耳不忍聞者生幼僑吾贛習江西事久大將軍生長東粵界北壤錯五嶺出入必于是其視吾江西如鄉閭地意目見耳聞必痛念吾江人之禍結而不解愁苦窮困而思爲之息肩也且吾聞大將軍賢好士生以少舊爲損客意言議必見聽從予與民所謂事半而功倍者其在斯乎易曰師以毒天下而民從之

天下大利大害莫過用兵以積威則威不可極以積德則德不可極生善佐大將軍以休江西千數百里之民他日蕃祉老壽皆生力所自致何區區仕不仕之足云

蔡龍文曰欲爲桑梓請命而婉曲以出之然筆力挺健絕無枝葉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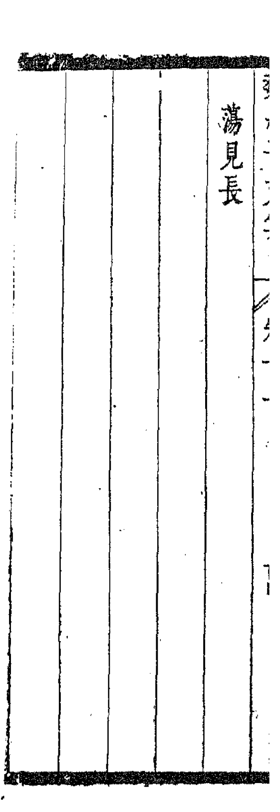
○○王汾仲六十敘

縣人王子汾仲隱居于金陵之上新河余交之有年矣庚申八月王子六十初度余適自金陵之吳門不能爲王子舉一觴于是爲敘遣兒輩登堂拜手以進之其言曰吾觀數十年間天下志士當少壯時激發于名義矜于氣不難碎首斷吭以爭其所不能爭及夫强艾少陵夷矣而腆涊脂韋怵于禍患苟且于名利視其初若秦越之兩人者葢不可勝數也吾甚悲之古之達者以死生爲旦暮志士則以旦暮爭死生

求其久而不回抑亦難哉汾仲壯年好義常被大禍金鐵嬰于頸三木交于踝歷拷訊備至而密然不肯及一人當是時汾仲之幾死于犴狴者屢矣及事釋而汾仲隱居教授或賣字給口食夷然若于世無所輕重吾以是來金陵必主汾仲也汾仲工于詩其爲人誠信外和而內直詩多悽音古節得騷雅之遺嗟乎以汾仲之不取富貴安在其不富貴平生交遊仕州郡者不乏人使往而干瀆亦豈遂以賣字老然汾仲廚無見糧或晨夜併炊而食顧欲以貧賤終其身

何耶方汾仲在獄時有醫者朱貞之曰賣藥得錢除身食外悉以養汾仲妻子如是者經歲不少懈此其人可不謂義士然唯汾仲能得之則汾仲生平所以取于人者可知虞仲翔曰天下有一人知巳足以不恨況二十年後復有知汾仲如余者汾仲其可以自慰余少汾仲三歲更數年七十四甲子余六十有一吾意汾仲詩必有和平諧吉之音爲余壽行將倡余而和汝也

彭躬菴曰洗發汾仲難處有刺骨之論文更以澹



蕩見長

○○○門人梁份吳正名四十序 梁字質人 吳字子政

歲庚申門人南豐梁份、貴池吳正名並四十、二生深相結、其忠篤信實、可倚托於世、爲有用之才、則一也、吳生以孝謹聞于人、梁生強幹、力能任難事、置死生度外、比年有成效可槩見、而吳生好持重、于事廻翔審處、而不肯輕蹈、此其天資與學、各有所長、不可得而強齊者、二生立吾門、其文章視同門生爲翹楚、其成將不可量、特正名性疑滯而執、份剛而自遂、爲病有淺深、差不甚相遠也、二生年既四十、正古人所謂

强仕之日天特人事于世其亦可矣夫事變之來日有萬至吾雖智慧豈能持萬法以應之唯其虛心而不自用則不獨可以用人而聽言而吾之心胸空明活潑無所底滯則其智慧可隨時而增長而事變之來有以泛應曲當而不窮古之大人能濟變而成大事者莫不由此故吾于正名也欲造之使大于份也務其通正名吾故通家子八九歲時從游以至今份自南豐來冠石爲躬菴先生門人暨確齋先生並爲予稱道份甚亟最後正名又甚道份然而先生好獎

進人才凡少年才俊士于前輩其言動自矜持務爲好同輩則率爾多見其天質故予之知份自正名始定份性好睡與人匡坐少選則鼾聲動四座然其佳龍當山特賊晝夜攻之份料守禦事踶不交者旬有餘日所全戶以百十計予嘗笑謂份曰吾每疑陶丞事謂世當無此人不意今日始信份疾惡嚴得柄懼其過于誅殺正名翔而後集吾懼其持牢而失事機也正名不妄求貸好儉嗇份貧于財揮擲不介意此皆各有其長者二生以其長互相濟其短者相力規

勉是足以有用于世矣份負笈從吾客江南正名曰來且未至他日二生相見試以吾文相讖許其未合真精虛心相者當以告我也在無意之妙

彭躬菴曰雜組如繡其提機旋衡處更有特力吾于是倍斐然之裁狂簡並得皆在尼山揮練中矣

魏叔子文集題跋目

第十二卷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十二

題跋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興士編次

○○○䟦蘓文忠書醉翁亭記

余幼從塾師授歐陽文忠醉翁亭、范文正岳陽樓記、且讀且念、若欲往而至其地、及大外舅謝青蓮先生守滁州、以七十致政歸、余時十一歲、謂之南郊螺子山、既設食、按記而問所謂醉翁亭者今安在、大外舅為言瑯邪風景及亭所以數興廢、余至今猶恍惚其

一二向徵歐陽公文傳六七百年徧於海內則余髮未燥且不知有滁州安知所謂琅邪醉翁亭者癸卯五月余自寧都來高郵壽黃黃山七十登其堂見屏風間蘊文忠所書此記又念年二十讀開國記概然思郭氏所以與大師畧滁陽李韓國被書生服道謁命掌書記及平僭亂封爵極人臣自恨童子時不識國家典故僅從大外舅問山水亭樹之勝余今年已四十距問醉翁亭時三十年讀大政記二十年日月奄忽游以至今不禁流連太息而予內人實生於滁

比年再游江淮屬余倘至滁爲詢州守舊官舍在否
先大夫遺澤滁人能道之否余若嘗欲游息此地慰
二十年鬱鬱之志而不獲遂可歎也黃山曰子何其
（只結二十年妙）
多思也遂書所懷於屏以貽之

王邦士日喜徙復善自道齒頰之外大有風神必
傳必傳

○○○賢溪重修孔聖廟碑記䟦

新城賢溪孔氏重修　先聖廟成、曲阜衍聖公興燮爲之記、孔氏勒石於廟、又各爲卷書之、藏於家、歲丁未、昜堂魏禧來新城、孔氏鼎胤桂、與禧友、命書數言其後、禧讀闕里志、宋欽宗時、金人破汴京、河以北皆臣屬、而中散大夫傳、獨率其子端問從子衍聖公端友從高宗南渡、因賜家衢州、終宋之世、襲封爵于衢、元初以衢爲孔氏宗子、召端友六世孫洙封之、洙赴闕、讓爵居曲阜者、及明、復其家官以博士、而衢之孔

氏遂至今不封蓋（孔云叔事中缺概）自宋渡江以來先聖陵廟雖在曲阜而道則南矣曲阜孔氏不無守陵廟功然且歷朝相沿世公世縣令四百歲而傳與洙以宗子守先聖之道不降其志辱其身者子孫僅一官博士嗚呼何其殊也聖君賢宰相復起其必有以釐定蘊懷此論久矣嘗考洙無嗣惟中散公子孫世居衢今賢溪孔氏來自臨川臨川來自衢實惟中散公後孟僖子曰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君而達者焉中散公子孫宜封爵而廢置且數百年積之厚則發者必

盛而長賢溪之典無疑矣賢溪山水環滙禧嘗客中（以山水作結妙）
洲望之鬱鬱然也其興也宜哉

孔正叔曰俯仰流連一唱而三歎眞歐陽文忠也

李咸齋曰衢州　孔氏大宗僅授五經博士自是
本朝闕典竊怪　國初劉文成宋文憲皆浙東人
何以不言　世廟初一切典禮皆經張文忠公璁
定公亦浙人何以又不一言今得此文正之遂爲
不刊定論不可謂草野無人也嘗覽闕里志所載
碑記甚多然如此文字則絕無有矣

顧林之曰借豚望發痛切之論能使讀者白汗交頤

豚望齋文集跋

禧過無錫，吾友顧祖禹介張子漢槎以交出貽先人廷揆君豚望齋文集，屬余言諸君子，宜道廷揆君詩若文與其爲人甚具。君自托下學，若蠹魚之嗜書，而人咸以神仙之事歸之。余謂顧子曰：天下之生，莫貴於人，莫微於蟲，蟲至於蠹魚，則微之微者，然且三食神仙字則爲豚望，而與之俱仙，甚矣乎其能變也。士君子被服古人，誦法其言語文章，博聞強記者，雖汗十牛不勝載，拙者亦累尺盈篋，至於等身，經乎耳目

歷乎口以入乎腹心所為食聖賢之字何止萬數而且言其言書其書謦欬聲音求與古聖賢毛髮無異及退考其身則往往出于禽獸盜賊所為嗚呼亦何其不善讀與考君家傳君侍父母疾睫不交者六十日歿已幾自殞賙姻族朋友之急不訾其費而好獎士類成就人于學非所謂真讀書者歟程子曰今人少有能讀書者如讀論語未讀時如此人既讀時亦如此人即是未曾讀顧子掀髯而笑曰然顧子以語漢槎漢槎愀然曰其諸是歟遂為之跋而歸之

跋嘉興高念祖先世手跡卷後

念祖名佑釲其高祖諱文登號瀛臺文忠公諱遜志六世孫隆慶丁卯舉人仕至膠州守以循吏稱著蕪縣志樂春軒集瀛臺公子諱材字宇培文學居母喪哀毀前小祥而卒後贈工部郎中宇培公子諱斗光更名道素號玄期萬曆癸卯舉人己未進士仕至屯田司郎中著景玄堂內外集玄期公子諱承埏號寓公崇禎己卯舉人庚辰進士歷知遷安寶坻涇三縣有異政仕至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父子皆以清節顯名天下虞部公當國變隱居不出以憂死著稽古堂內外集是爲佑釲之父

庚戌十月秀水高子佑釲遇禧於廣陵出其高曾以下手跡相示禧歎息佑釲不忘先澤此孝子慈孫之

常抑何善揚其親也士大夫造作文字以欺後世者多有惟奏議差見生平然專意盛氣外多矯矯之節退食而對妻子輒不可使人知此古人觀人恒於近且忽也佑鉅所蒐輯皆親舊往返手書或告語子弟米鹽瑣屑語平平無奇而當時朝廷得失天下大利弊可互推而得先人清忠大節煩冤離憂之狀學問之淺造有得皆一一如見雖有讒口吹毛求之不可疵也高氏克世其德未大顯後當有達者佑鉅盛才志穜當自獲匪徒以揚名爲孝思已

曹秋岳先生曰高氏世德得賢孫益彰叔子更以老泉之筆曲折洗發愈覺可風矣

蔡云兄十字長付而傳中千餘言孝子事可屏供帳各費筆力者以此

○䟦歸莊黃孝子傳後

禧客揚州時人言計甫草東好學能下人吳門黃孝子向堅尋親滇南以歸甫草執贄四拜事孝子爲門下生或言孝子少文采子何師甫草曰子夏論學備矣人固有能獨身徒步歷二國求親萬里蠻瘴之鄉虎豹虺蛇盜賊風波險阻饑寒疾病出百死得生又奉其二親涉萬里以歸者乎天地鬼神實敬之而何吾之爲師爲既余與甫草交又往往道孝子今年客吳門交徐祠起屐則見紀孝詩千數百言而孝子父

合美先生年八十四徒步辱臨禧禧報謁因拜孝子孝子愉愉色養若嬰兒母夫人與先生齊年並清健先生出示歸玄恭甫所作孝子傳讀之令人毛髮寒慄心悲痛涕淚下不能止於戲先生令大姚能不污身於賊無俟瑗碧池頭之作向堅艱難尋親視趙重華諸人為尤奇眞所謂是父是子者歸莊傳詳而有法徐晟詩得焦仲卿遺意其足以傳孝子無疑禧何能更言僅次先後得知孝子者跋傳尾時壬子十月朔日

有尾

蔡九霞曰於本事只一句括盡餘皆於閒處點綴殊有風神然跋體固宜爾○孝子字端木吳縣人孤身萬里尋其二親以歸聞者爭敬慕爲傳爲詩歌謠而爲傳奇演諸里社故婦人孺子無不知有黃孝子者當其徒跣出家門間關異域豈料其親之必遇遇而得歸歸而壽考以至今即然孝子必爲之而天必佑之所謂人定勝天至誠感神者也往亨父撫吾陽未獲隨侍及殉國難又不能犯兵戈涉異域潛負骸骨以返而必待天下之旣一以

視孝子、殆非人類。故嘗欲爲文爲詩、以頌孝子。而面忸怩。心慙手顫。筆不能舉也。讀魏先生䟦、是父是子語。益增吾痛矣。

諸子世儼曰節次筆力直入史記門户

○題　夣親圖

古人以父子爲一身、死生爲一致、然不誠、則不可見、黃海遂喪先人久、然有過必戒、有小吉凶必告、夣寐之間、如平生、或曰、靈哉先人、或曰、遂誠哉、魏禧曰、誠故靈、不誠之子、父儼然生也、志氣不通、得失禍福不告戒甚矣、豈其必無慈父、禧幼善病、承祀事、每晏起、于先徵君怒、怒或至不可解、先徵君背十九年、十年之內、月二三夣焉、十年之外、至于今歲、五六夣焉、自惟不孝、狃于習、不能寬慈父地下憂、有怒無喜、不孝

孰甚其愢遻甚矣遂援㝯繪圖屬禧題濡筆作言適增悲歎

門生林東孫曰　　　讀之　　　興哀可以

告凡爲人子者

○○舐犢圖跋

程君使戴生圖其像衣補敝衣兩手抱膝膝下畫老牛舐犢程君好讀書嗜古金石彝器精藝事圖皆不及獨目視膝下牛或怪之魏叔子曰君於書點識藝事古彝器寄爾蓋晚而後舉子五人愛之愛此子也公卿大吏以禮羅而弗從也故寧敝衣抱膝而視牛王逆少舉子抱孫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吾嘗從君飲酒如是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君抱膝而思思深哉易曰童牛之牿命之矣繫以歌曰牛有犢

則保之。譬于之閉誰道之。穀生於農而賈則飽犢生于牛長而就乎薦草圖以貽厥子昌德之報立身事親不言而教

○○黃黃山七十詩跋

辛丑六月、余於金樓、見虬須僧、知黃山名鳴岐爲人、休寧人

意。黃。山。狀貌修長而多奇骨、視瞻不尋常、其爲人。必。

激昂蹈厲、有橫絕一世之槩、言論雄偉、輕天下鄉里

善人、不足比數、必。薄儒術、其。子。弟。必。通輕俠、有馬氏

客鄉之風、舊年寻訪故人淮上、九日過高郵、會西風

作、舟不能出湖、忽憶虬須僧語、欣。然。曰。是天使吾見

黃山也、造門値他出、天殆欲莫五鼓舟發抵淮安則

故人已挐家之河南、旁皇市上、登韓淮陰、釣臺、𡑞圯、

壞。風景無足觀覽謂漂母祠門閉不得入慨。然。曰。吾閉戶二十年不與人世事旣念授徒窮山耳目無聞見坐馳日月。老且至天下名山川。偉人高士何由得相見。乃涉江踰淮走三四千里卒落落一無所遇昔河汾人挾十二策西游長安。息於灌木。爲腫噲丈人所笑。及之大極殿獻策後。乃嘆丈人至人。賦東征之歌。歸著續經何見事之晚也。反泊高郵天莫大水塞衢巷復遣使問黃山在否。得報書慨至欲相見。余愕。然。曰。吾於是果見黃山矣。夜半舟發子舍去獨上岸

立風露中質明短衣垢面欵黃山門遂作揖黃君若
余望見黃山貌敦龎淳樸口不言人過失不祀非聖
之鬼不徼非望之福頗好論儒學禮敬儒者見其次
君之清恂恂禮讓問其兄盎長者盎嘆黃山爲不可
及廼更悔向者淮陰時爲輕量天下士矣黃山忘年
齒予爲兄弟交明年夏五爲黃山七十初度余曰當
來壽吾黃山黃山喜不予辭余歸易堂諸子問余所
得必以黃山對諸子皆願見黃山因各爲序爲詩爲
黃山壽諸子李咸齋以貞疾廢筆研彭躬庵遊吳門

未歸伯子近家書至云方自塞上歸燕市皆未得相聞故三人無作彭躬庵家伯子已心識黃山他日竟造黃山未可知也

溫伯芳曰寫出好士之懷奇士之槩光景如画

○○○跋蕭夫人紀事詩後

季弟禮爲蕭夫人作紀事言王君克承以國義出走夫人字其前子潔及巳子源教之成立數千里以歸王君而夫人遂死比於古之程嬰諸子作歌詩又感若謂世無其人往歲巳亥南康高士宋之盛以書來徵易堂諸子作其里人婦黃節孝詩言黃婦割股肉療夫病身溫被翼其姑立嗣子爲夫後又割股田祀黃西坡先生而以舅夫配之余既爲作黃婦謡禮之詩又連類及吾姊壻丘維屏之適曾氏子女者盍日

夜勤紡績忍苦饑寒積私財以爲其夫立嗣子劉豕醜酒告於祖廟作盛饌合享其宗人而迎以歸噫是二婦者則皆能且有功不獨以其操也然蕭夫人則當王君之身爲之丈夫畜妻子爲教子者也故夫在則婦人寄然無所事而夫人義王君之出以丈適自處竭力撫教二子盡瘁至于死其所見爲尤大昔歐陽修傳王凝妻以謂五代禮義消喪之後士大夫不知廉耻而李氏以一婦人如此知世固有人而不得見夫人生長輦下貴倖氏婦皆萬曆崇禎時人沐

浴三百年聖人之禮教漸濡其祖父之訓卓然爲女中丈夫矛何足怪也（平常文字愈深愈覺）夫人死潔哭之流血兩目盡瘇天下士所以知夫人率由潔然則世之賢婦人不遭（意在讚其賢子卻全消歸感慨）逢賢夫令子其湮沒不可得見如修所感歎者可勝（深情老筆不令一筆近俗）道哉余兄事王君常宿其霤阜潔陪寢床隅余從容言及繼母潔仰天垂涕歎曰直母耳何繼爲人常面對潔道繼母字若刀刃攢心腹中潔自誓不歸塋母不娶婦今三十餘歲潔源兄弟猶共被寢也

弟和公曰篇中黃曾婦及蕭夫人錯綜離合不得

分主客、然正在不分主客處、愈覺於蕭夫人。感慨

悠揚。低徊不盡。

跋歸震川先生全集

予生十歲學爲制舉文字聞吾友丘邦士歷舉本朝先正大家自解春字至郭青螺徐天池十數人而已而其中篇帙少無從探討而論列者又復數人其所能嘗言其勝者則曰王守溪之文如天人錢鶴灘之文如飛將唐荆川之文如通都大邑諸理齋之文如聞瑾天之笙稽川南之文如飛仙茅鹿門之文如雲胡思泉之文如銅墻鐵壁歸震川之文如神龍出沒於天潢滄澥連注之間顧吾每驚怖其言私竊謂經

義之道當發揮聖賢理勢之極致以待千萬世無窮之用其先正之文吾實不知其所以工而自吾生先後之文方且勝於二百五十年以來之作者而邦士復謂我明經義爲能籠括前代之文不獨六經史傳古文而已雖下至六代三唐之勝無不畢集於篇帙而守溪震川與近年陳大士則各因而適爲國朝開創之首者三家而已蓋所謂籠括經史古文而發揮翕赫之最可見者也其籠括所至固不斤斤於一氏然王守溪則尤深於左傳震川尤善于史記至陳大

士之所以創者則汎出於穀梁荀卿國策韓非子者爲尤多特世之知其所從得者若震川守溪則爲絶少耶後十餘年予既棄經義不復作遂亦習爲古文始讀震川先生集然後信向者邦士之言予雖不能悉先生之經義而其論先生之文則其論爲獨篤蓋先生誠有取于司馬氏之雄剛變化而非神龍之戲淵淵則莫可以名狀者然我乃以爲此非丘邦士之言而凡讀震川先生之文之言而邦士獨以爲知此者絶少焉且夫子長之文自五尺童子莫不知爲漢

以來文字之祖而先生嘗謂自班孟堅已不能盡知之矣然則先生之取於子長者蓋亦有不可得而知焉乎吾嘗讀先生之言曰文至六經尚矣子長所稱拾遺補藝協六經異傳齊整百家雜語者乎故曰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而演易而作春秋下及離騷國語孫子呂覽韓非子皆發憤而自通使見後人所為作無論韓歐諸大家即虞伯生何得少之此先生所為自道其學史記者而又且誰知之然予讀先生文集雖不全凡經數刻本絕不見先生所為經

義者豈經義至先生終不得比其古文得自出其論議而先生亦淡病當世科舉之學至如王錢唐茅諸公其經義未見畧稱述於先生之言語文字及其論羅店劉家港之役吳淞沁渚浦澱段圩堤之水利嘉定之民運庶行鎮之夫役又皆先生一二鄉郡里閈可實舉而按之施行之事先生援引考據指分擘畫絕類手指之紋以觀夫史記平準河渠之作其剴切而博大猶有不當以彼易此者惜夫先生既老而後馬政諸議僅發之丞貳之官又方以撫事為稱職此

科舉之法所爲可發憤而淚痛也比年遊吳中得益讀先生集所未有時往來吳淞江長興之左右因懷是語欲歸與吾友邦士具道之會先生曾孫莊刻先生全集成而使禧書其卷末云

彭中叔曰一氣渾盪郁無一筆一字不帶波齾毀

震川文集卽用震川文法固是古人滑稽處然宜其三復于知震川之文者也

○○題葉桐初白雲圖

余往遇葉子桐初于吳門，年少才英，多而絕意仕進。丁巳南昌再遇之，出王麐州所寫白雲圖，及諸題跋。或曰梁公登太行望雲，葉子于是下無親舍矣。孫豹人曰顧仲瑛白雲海辭庶幾近之，然仲瑛身養母以鳴。呼葉子之志可哀已。葉子四歲，先君死國，義節母飲氷二十餘年而即世。葉子于親無之在無之不在，故其圖雲氣瀰漫，散布山谷，林木不可指其方。時葉子同人之長洲，至袁遽反，丈于婁洲。記曰孝子不登高

不臨淡不以身行稱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葉子其知此矣

湯顯祖曰他人只描寫葉子此並寫白雲圖之筆

滑之意出而葉子之意愈出真寫生手也

孔云至言然人皆知之不能放口道出

○○新城楊善人善行實蹟跋

余覽善行錄而知爲善之不可已也世之稱善人有二謹身飭行矜式閭里所謂鄉黨自好者也輕財樂施有功德於人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二者操行不同同歸於善然好行其德者之於天譬猶君之勞臣父母之克家子也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以愛人爲心人能愛天地之人則天地亦愛之潔已自好而以不與於物爲賢則人必多不得其生者非天生善人之意嘗觀古今賞功之典文武並錄而茅土之

閒情點綴風神悠然然一徵實論一徵賢皆正見作者不苟處

脈子女玉帛歌鐘甲第玩好之賜必先疆場戮力之士故國家賞勞臣而天地祐善人潔已自好者天報之以令名利濟人物者天報之以富貴蕃壽則亦各從其類也新城楊君元卿力爲善聲動當路而福履稱是豈倖也哉辛丑歲余一至新城嘗命籃輿游山澤問肩輿人往往能言楊君利濟事後三年余授經涂氏涂氏大湖以東物望歸之亦言楊君兄弟孝友行爲久不倦也余因得交楊君楊君善自勉不以人譽而意足不以人毀而志衰是又烏足盡楊君也

霜哺篇跋

霜哺篇題於淞江陳仲醇、踵之者、數十年不絕而孫無言、徵歸黃山詩文、亦與相等、凡天下名人文集、無不有是二題者、近代贈送之文、於斯爲盛矣今天下能文士、莫不有述袁節母霜哺篇者、自先代耆舊山澤之遺民、爲詩文已千餘篇、而駿、其字重乃以孝、特聞、駿之孝、以汲汲然求傳其母之節、凡能文之士、則再拜稽首而請、故節母之名、滿天下、天下窮巷僻鄉、縣陌之戶、婦夫死不嫁、忍饑寒、以扶立其子者

多有而鮮有聞者則袁子之為孝亦宜貪者之言多于貽淫者之言多于色心所好在是則言無往而不在書曰念兹在兹名言兹在兹也今夫蓼莪之言罔極言顧復出入不過追思其父母之慈而後世則以為此孝子之詩于袁子其庶幾焉袁于見禧兄弟于毘陵苴絰齊衰節母之喪及小祥矣求所以傳其母者以異乎日吾伯子為之敘而禧方病未有以應也再來吳門則伯子文已裝潢成軸遂不辭而跋其後

余孝章曰文最遒婉中數語尤刺骨

○東房奏對大意跋

壬子秋七月予客揚州浙撫軍范公數招予未赴而屬伯子以疾病召比至乃相與大笑初予入浙境嘗泊舟登岸大都窮僻鄉頌撫軍者神明父母萬口一辭及讀東房所爲奏對大意乃知所設施蓋十之一二且其事及浙東西而止此書條具關天下大利大害其除惡之力如猛虎搏獸無所不盡其洞於人情儼如立日中而數五指無不見也予歸語易堂諸子曰吾與兄少長數十年乃今而有所未盡求之於古

王景畧不過也諸子見其書皆以爲信東房之疾惡疾其害於人者季子曰伯子疾惡如仇而視民如傷得之矣惜其言不用於時雖然使其言用雖千萬年太平矣乙卯中秋叔弟禧跋

○○桃花源圖跋

右桃花源圖，廣陵于君王庭屬其友寫以壽母夫人者。予叙母七十文成，相與夜飲酒，有詩客在坐中，主人目客而謂予曰：此吾郡李君辰眡也，丹青妙一時，新爲吾母作桃花源圖。明日張於屏而觀之，山水田疇林舍人物衣冠，丹碧攢簇，而氣韻蕭古，作疑其非近代作也。桃源中人自辟秦，歷晉魏，爲年已六百數十，漁父問津之後，壽更不知何所紀極。桐城方密之先生，世亂後常僧服，訪予翠微山。山四面峭立，中闢

一拆拆有洞如甕口伸頭而登凡百十餘丈及其頂則樹竹十萬株蔬圃亭舍雞犬池阪如村落由中人多着野服草屨相迎問先生笑謂予曰即此何減桃花源也而先生又常與予論桃源爲無有是處本五柳公寓言其曰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豁然開朗土地平曠云云者以喻人之心閑靜而光明發也予友李成齋舊作方寸桃源石印以爲人生當亂世禍來無加躡積鐵爲室有不可倖免唯居心寬厚光明無畀於天與人則隨其所之城市山澤無往非桃源者

其論旨乃與方外生合予覽金壇于君圖敘道母平生仁孝晚長齋繡佛蓋不特以節著是母不出中闈下堂階而桃源之山水田疇已環列其左右矣于君兄弟家揚之塘頭村村去龍耳河一里四面皆水河岸夾植榆柳水中央有竹木亭臺其風景亦頗與桃源似國變時揚屬罕寧土獨是村亾恙予出家門二年因于君請跋圖尾蓋不勝故山之思云

崔兎牀曰桃源本自虛無却將畫本翠微兩兩映帶又從居心上發出避世人一段大本領證入壽

毋懿行却仍結到桃源世外之事虛虛實實變宕不窮惜龍門無此等題目故讓吾冰叔獨步耳柳州諸記未易方𦐊

王正子曰烟雲萬狀分明是一幅絕妙丹青可謂工於形容辰陬之畫矣

○王季守燕子磯游詩跋

余嘗九日登燕子磯游人杳來於時獨上危亭望大江蒞蒞盡日東下有不知　國幾男子剩有乾坤一腐儒之句自笑狂奴故態然於山壑之美未能寫作讀季守游覽詩大者峷嵂小者磈硊使顏謝揮毫未知誰工也季守爲古文波瀾浩瀚有長江千里之勢詩逦復爾所謂君才無施不可

賀公輔日短章寂寥而意思高岸大有臨碣石觀滄海之槩

○高母沈宜人壽敘卷跋

昔馮敬通家室紛然，遂遭坎壈；李端叔煎軒賢德，以忘百憂。古稱內助，良有由也。讀遷安劉公魯一所撰高母沈宜人壽敘，乃知高寓公先生勤職立節，無內顧憂，皆宜人左右之。夫婦人以無才爲德，然稱牝馬行地，坤與乾同德，應地無疆，豈惟爵女子操井臼所能辦哉。詩曰：似續。夫維似故能續。宜人令子御鈀，有賢名，其克似也夫。

王棨夫曰：尺幅中援經據古，無冢寂之象，而賢母

令子與寓公先生輝映後先具見

跋桂山先生手札

此桂山先生戊午四月手札也。以月之十九日。到翠微。禧展讀未竟。泣下如雨。嗟乎。禧何德而先生若是。先生名鼎。字正叔。葢先世自衢州遷建昌之新城。實爲至聖六十五世孫。先生少負奇才。好學工詩文。有名。岸然不屑一切人。甲申棄諸生服。隱居賢溪桂山。足罕及城市。出入必古衣冠。見者聳嘆。年幾七十而交禧。先生每私謂人曰。吾得魏叔子。吾於世不虛生矣。吾乃知吾七十年學皆謬也。然先生是時著書已

八十餘卷高氣精思禧每見而歎服故壽先生詩以
火神相比況先生長禧二十有五禧以昆兄禮嚴事
先生而先生退然執謙自燕居至酬酢賓友未嘗偶
一字禧也禧不德五十有五無子傳曰無德而祿殃
也先生其殃我與今讀先生書又爽然自失惟早夜
戰戰不敢自失德以無得罪於天以不負先生是用
裝潢來札俾傳家乘示世世萬子孫戊午五月朔日

友弟魏禧謹盥手滌硯端肅拜識

丘邦士曰予覽孔先生札懇至至此益極致曲之

致而欲自成其變化者㣲庭固不可無此識也

先生札作于四月上旬予將以七月詣先生而先

生巳於四月廿四日棄人間世矣予薄德不敢當

先生語然先生精誠奇至可貫金石而泣鬼神自

不可泯滅於世故爲刻其原札及此跋存諸集㴞

記

○○跋伯兄泰西畫記

甲寅嘉平伯兄出示泰西畫嘆其神奇甚欲得之既讀此記則如見其平墀朔牆高堂層階複室周廊曲巷可出入游而居也見其人馬起立人可呼而至馬可騎也予抄置几案則不復欲得此畫矣至於牆有陰陽除之明光外達牆而內矚牖尤古人所謂難狀之景吾意畫者私心自喜嘗謂天下無復有能竭其目力以及此者況能以文字情狀之乎惜夫不令泰西人見也予性好宮室園亭之樂而貧無由得每欲

使畫工寫放古人名第宅或直寫吾意所欲作故於此畫最為流連然中國人自古無有是此以知泰西測量之學為不可及伯子又述客言泰西人作宮殿園千門萬戶不可方物觀者如身望見阿房建章中噫安得使予見之而記之

彭躬菴曰泰西畫能於尺幅洞開重門空明曲折或亦如之令觀者循覽無盡然却是或記不是或畫

凌記跋

石潮道人在天峰寺雨中遣侍者持凌記示余且曰二記不知凌於人間爲害獨寫其變幻之狀亦可怪也按木氷曰樹介亦曰木稼介若草樹衣甲冑稼不知何義豈以其澌裂凌雜若穀穗耶古諺曰木若稼達官怕予居金精第一峰頂變幻之狀裂竹折樹聲與此無異時同彭躬菴季弟和公躡屐遊目光驚攫人人不知有身有登強臺臨傍皇樂以忘死之意忽念主賓中心釜無米胸背無衣絮漁樵蘇不得入山

濶而達官坐紅氍毹上旁列肉屏風彈琵琶三絃子飲酒燒羊熾羊家炭猛獸脚叩向人歡笑達且夜不若稼窮人怕耳然天地不顧窮人特造此奇文供我欣賞我輩不賞其奇直令天地此舉有過無功故知二記非是多事

門人彭厚本曰小題中具大意義非止錯落為工也